

570

滿洲僞國之真相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2078B

# 滿洲偽國之真相 目錄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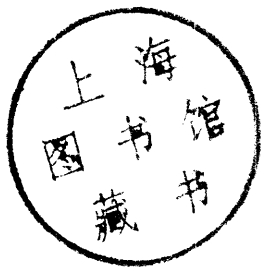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日本劫持東北政權之經過

- 一、禍變之醞釀
- 二、突擊經過及重要城池之被佔
- 三、日本製造滿洲偽國及其作用
- 四、日偽奪劫東三省關鹽及郵權

## 第二章 日本強奪東北其他權利

- 一、改組瀋海鐵路
- 二、吉海路劃歸滿鐵

滿洲偽國之真相 目錄



~~1540659~~

滿洲偽國之真相 目錄

三、北甯路之割裂

四、積極建築吉會長大兩路

五、封鎖東北經濟

第三章 日本移民政策

一、移民方針

二、強行購地移民

三、武裝移民

第四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政治

第五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外交

第六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交通

第七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警察

第八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商業

第九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農業

第十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教育

第十一章 東三省熱河早爲我國領土之歷史根據

一、大清一統志之記載

二、通鑑輯覽之記載

三、滿朝全史之記載

結語

滿洲偽國之真相 目錄

## 前 言

由日本帝國主義一手所造成之滿洲偽國，實爲歷史上空前未有之滑稽醜劇。此一滑稽醜劇之扮演，自九一八事變迄於今日，居然亦已歷時二年有餘。在此二年有餘之悠長歲月中，經過國聯調查團之調查，聯盟顧問會之不承認決議，以及我國民衆之堅決反抗，而日本帝國主義者仍悍然不顧，一意孤行，指使其走狗溥儀鄭孝胥等一羣漢奸，努力扮演其醜劇，以期博取全世界觀衆之采聲。彼亡國漢奸亦恬不知恥，以此一齣醜劇中丑角之身份登場，手舞足蹈，彈冠相慶，爲虎作倀，令人髮指！此種傀儡組織之造成，非特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野心之露骨表現，抑亦我國民族有史以來之奇恥大辱。日本既挾溥儀輩一手組成所謂滿洲國矣，彼且更大肆宣傳，直稱偽國之建立，由於三千萬民衆之自決。其出版界亦狂歡歌頌，紀錄綦詳。一則曰彼對東北有『特殊權益』，再則曰我東北爲其『生命線』。此種牽強之解釋，顯然爲欲藉以掩飾其侵略暴行之一種飾詞。姑無論

東北爲我國之版土，絕不容日本在此有所謂『特殊權益』，更不容日人視爲『生命線』。即退一步言之，若曰日本在東北有十數億之投資，有二十萬之移民，即認爲有『特殊權益』，則美國對日本之投資亦不止數億萬，德國對美之移民，且達數百萬，是則美之對日，德之對美，不皆應認爲有『特殊權益』，認爲『生命線』，而必以暴力攫爲己有乎？此種巧妙之措辭，在事實上，不過恰爲一種笨拙之外交詞令耳。

顧日本之侵略我東北，亦自有其政治與經濟的理由在也；此無他，即日本爲帝國主義國家是也。當此資本主義經濟恐慌之狂潮洶湧澎湃之際，帝國主義者爲欲苟延殘喘，乃不得不竭全力以重新分割殖民地。我東北爲天富之區，物產之豐富，正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準備發動分割殖民地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必得之資源。同時東北地毗蘇俄，就對俄作戰而言，亦爲戰略上所必爭之地。故滿洲偽國之組成，實爲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之必然結果，且可作爲日俄衝突中之緩衝地帶。無論爲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計，或爲對俄作戰計，日本帝國主義之攫取我東北，皆有其經濟的與政治的必然。在此種必然與複雜



之情形下，九一八東北事變乃突然暴發，而彼滿洲偽國之醜劇乃得公然演出，彼溥儀鄭孝胥等喪心病狂之一羣，乃得公然登場。吾人稍一探究其中原由，即知滿洲偽國之建立，實非偶然之事實，乃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大陸政策之必然推演也。

總之，在日本以武力侵略東北各地所造成之狀態下，所有一切偽政府之組織，皆為日本方面脅誘而成，其實權則操諸所謂日本顧問諮議及其他日人之手，是此種非法行為，完全出於日本之主動，此為舉世皆知，不容掩飾之事實。其為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違反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國聯行政院迭次決議案，實屬毫無疑義。故在日本軍隊非法侵佔東三省期間，所有該處政治組織，我國政府始終認為叛亂機關，同時並認為日本政府之變相附屬機關，對於其一切非法行為，絕對不能承認，並由日本政府負其全責外，凡我民衆，尤須切實認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野心，認清日本帝國主義一切壓迫我國之非法行動，以臥薪嘗胆之精神，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永續之抗鬥！

今者滿洲偽國樹立，倏已兩載，而日本帝國主義猶在我國腹地，時有跳梁之舉。陰

靈蔽天，羣魔亂舞，大好河山，片片破碎。或人之言曰：『欲救中國，先救東北』。今東北竟亡矣，中國之前途又如何？言念及此，吾人誠痛心疾首而未能自禁。願國人其急圖之！

## 第一章 日本劫持東北政權之經過

### 一、禍變之醞釀

日人自一九〇五年戰勝帝俄以來，早視我東三省爲其囊中物。觀陸奧宗光塞蹇錄中之所謂：『遼東半島，撫朝鮮之背，扼北平之咽喉，爲國家將來之長久計，無論如何，必占領之。』田中義一上日皇書中所陳之『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可以知其處心積慮之一斑。自最近世界經濟恐慌之波及於日本，日本國內不景氣之現象，日益增重，爲求出路計，對華侵略之政策，乃變本而加厲。好大喜功之軍人復從而揚其波，中國遂成爲俎上之肉。二十年六月，『滿鮮一元論』之字垣一

成既被任爲朝鮮總督，陸軍三長官，乃於二十四日密議，力主增兵朝鮮，其根據爲：『現在國防作戰，以大陸作爲基本；是以一朝有事，對滿蒙方面，能迅速先送有力部隊，制敵先機，始能使戰事爲有利之開展。』（金谷參謀長語）陸相南次郎更露骨陳述：『增加朝鮮駐軍，非以維持朝鮮治安爲目的；如有戰事發生，由朝鮮立派有力部隊，進出滿蒙，其迅速與作戰效果，不可同日語。』滿蒙總裁內田康哉更投軍人所好而附和之，以圖實現其『二大幹線主義。』此時日本朝野上下，倍增興奮；有產政黨，尤爲活動之中心。

初，二十年三月，日外相幣原喜重郎令滿鐵理事木村藉口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所訂中日善後條約正附款外，尙有祕密條約，與我東三省當局進行鐵道交涉，無結果。六月間，長春附近鮮農強行毀吾民田以築壩，該地日駐軍謀使事態擴大，七月二日早，槍殺吾無辜徒手民衆，以造成『萬寶山事件。』事後，日人更從而爲計劃的反宣傳，致朝鮮境內漢城，元山，仁川，平壤及其他重要地方華僑，受鮮民之屠殺。當時幣原宣稱：『將

發生第二次濟南慘案。』日人圖借事生風之心理，躍然紙上矣！暴日軍人，乘機活動，政友會政客更從而抨擊幣原外交之軟弱。其進一步之舉動，即藉中村大尉失蹤事，向我東三省當局作嚴重交涉。日本國內則利用飛機，向民間及軍隊散佈排華傳單，并高唱「斷然處置」，強硬對華；「由關東軍發動實力，無所躊躇」等等口號。金谷參謀長更力稱：『良機在茲，易之而已！不然，則滿蒙懸案，將永遠不能解決』！至此，情勢乃趨於極度緊張。駐滿日軍則大舉野擄，以實力施其威脅手段。

### 一一、突擊經過及重要城池之被佔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之夜一時許，瀋陽居民於睡夢中突聞轟然一聲！此即日軍炸毀南滿鐵路長春綫柳河鐵橋，藉以反誣我北大營兵士所爲，而以爲進軍之藉口者。此一聲後，大砲繼之；機關槍步槍雜作。其後，凡五分鐘，輒發砲一次；陸軍亦同時進襲，且進以機關槍掃射，因而靜夜之瀋陽，成爲恐怖之地獄！

時，北大營駐軍長官急向副司令部參謀長榮臻請示，榮令：『全取不抵抗主義！』

北大營全體士兵，至此乃無抵抗，徒手而退。日軍當即入佔營房縱火焚之。迨迫擊砲廠火藥廠及兵工廠相繼被日軍襲佔時，榮氏始知事態嚴重，殆非步步退讓所可了，其時東北邊防長官副總司令張學良正駐節北平，榮即急電報告，張氏得電後，諭令：『仍應取絕對不抵抗主義！』拂曉，日軍由西南角城牆壞處入城，開機關槍一排示威後，遂佔領無線電台，各銀號，各機關，各要人住宅，亦被搜劫殆遍。

十九日午前七時，日軍佔領大東門飛機場，總計：被劫兵工廠所存步槍一萬枝，機關槍四千挺，飛機已裝未裝者共二百餘架；已能使用者六十五架。他如彈藥，糧秣，迫擊砲，暨一切軍用器械，盡成日軍之戰利品。

事變既作，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即率三宅參謀長等於十九日午前三時由旅順兼程赴瀋，主持軍事，移軍司令部於瀋陽。更委派多門師團長爲臨時奉天衛戍司令官。司令官之下設軍政署，以三谷奉天憲兵隊長司之；更立即改變原有政治制度，施行市制，以土肥原大佐爲市長。

瀋陽突襲既作，撫順安東各地，日軍亦同時實行占領；長春日軍之第三旅團亦奉命動員，當向我寬城子及南嶺兩處軍隊進攻。其時，南嶺駐軍傅營長冠軍，以爲日軍通常野外演習，出門探視，被擊死。全營士兵大憤，起與戰鬥，日軍頗難得手。旋親日派之長春軍警稽查處長孫仁軒，堅勸屈服，着令繳械，此一場僅有之抵抗戰，遂告結束。時該地砲兵團長由長途電話，電吉林請邊防軍副司令參謀長熙洽，核示方針，得覆『不抵抗』，砲兵遂不戰而退。

事變以後，日軍乘機進展。二十日佔熊岳城；二十一日佔吉長路，吉敦路外，復於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佔四洮路，鄭家屯；下午二時佔通遼；二十三日上午六時佔蛟河；十一時佔敦化；二十五日上午九時佔洮南等地。

### 三、日本製造滿洲偽國及其作用

1. 滿洲偽國之造成 由於日本佔領瀋陽所發生之紛亂，由於九月十八日事變所生之結果……瀋陽城與遼甯省之民政，盡行解組，即其他吉黑兩省之民政，在較小範圍內，

亦受影響。蓋瀋陽不特爲滿洲政治之中心，且除大連外，並爲南滿商業最要之中心；突然襲擊瀋陽，對於我國民衆，實引起一大恐怖。重要官員與教育界商業界之領袖份子，能走避者，大半皆倉皇出走。在九月十九日之後，我國民衆，大半相率離去瀋陽，其不能離者，則多被慘殺。瀋陽市縣省政府之行政，完全推翻。公用事業公司供給水電等類者，及公共汽車電車電話電報等，均停止其職務；銀行與店舖，緊閉大門。

其時急要之事，卽爲組織僞市政府與改組省政府，先使傀儡取得名義上之獨立，以便操縱指揮，而以日人爲主角。日方一面嗾使漢奸袁金鎧等假維持地方之名爲非法之活動，一面由土肥原在天津發動挾廢帝溥儀赴大連，更令溥儀先在瀋陽作祭陵之怪劇。及滬戰發生，乃乘世界目光集注於黃浦江畔之時機，於二月十七日令漢奸熙洽張景惠等數十人開所謂『滿洲建國會』，當決定國體採用「共和」，元首則稱「執政」，惟爲終身制。並成立所謂東北政務委員會。經二月二十七至二十九三日間，歷演市民大會，代表大會、民衆遊行等怪劇。至三月九日溥儀鄭孝胥至長春，卽在日軍司令本莊繁及滿鐵總裁

內田康哉指揮之下，舉行所謂滿洲建國式典，溥儀與本莊繁在傀儡劇中受同一之禮，於是長春市上之偽組織，乃成日人口中之所謂「東三省新政權之基礎」！而「大同元年」之四字，亦赫然出現。

2. 偽組織之內容及日人之操縱 偽組織之成立既爲日人所一手包辦，其所謂政制及職官，亦當然爲日人所決定。茲錄偽職官表如下，以見其內容及日人操縱之一斑。



偽執政

參議 貴 福  
 參議 袁金凱  
 參議 羅振玉  
 參議府議長 張景惠  
 溥儀  
 侍從武官長 張海鵬

立法院 趙欣伯  
 秘書處 上野巍(日籍)  
 總務廳 駒井德三(日籍)  
 人事處 高野忠雄(日籍)  
 主計處  
 需要處  
 國務總理 鄭孝胥 | 國務會議  
 副總理 臧式毅  
 法制局 松木使(日籍)  
 資政局 笠木良明(日籍)  
 興安局 齊王  
 監察院 于冲漢  
 法院

民政部 { 總務司 中野琥造(日)  
 警察司 甘粕(日) }  
 外交部 謝介石 總務司由代重德  
 次長 大橋忠一(日)  
 軍政部 張景惠  
 財政部 熙 治 源田松一(日)  
 次長 阪谷希一(日)  
 實業部總務司 藤山一雄(日)  
 交通部總務司 藤原得治(日)  
 鐵道司 森田成文(日)  
 司法部 { 總務司 阿比留乾二  
 法務司 栗山茂二(日) }

觀上表，可以明瞭在偽組織中，除甘爲傀儡之一羣漢奸以外，政治大權，實全操諸日人之手。偽總務所長駒井德三尤不啻爲「太上皇」也。然日人尙不以此爲滿足，三月

十一日駒井德三暨偽高等顧問板垣竟言：日本軍隊將來擬由日人充任滿洲政府官吏之半數及各省附官吏十分之四，此更可見日人之用心矣。

茲將真正統治滿洲偽國之日本官吏，列表如下：

築紫熊七	參議府參議	橫山並樹	同上總務科屬官
小平總治	執政府內務處內務官	武田 薰	同上
中島比多吉	同上諮議	樋口茂行	同上雇員
工藤 忠	二等侍從武官	永田 亘	同上
上野 魏	國務院祕書官	早川吾三	同上
駒井德三	國務院總務廳總務長官	田中 僊	同上文書科科长兼參議府祕書官
阪谷希一	同上總務次長	本間有三	同上屬官
須崎治平	同上祕書官	渡邊良明	同上雇員
皆川豐治	同上祕書處處長	江口貞雄	同上

高田千秋	同上	奉天紡紗廠廠長	王廣思
石橋春男	同上	奉天電燈廠廠長	王聘三
原田俊一	同上	奉天電政管理局局長	中島俊雄
石崎光	同上	奉天郵務管理局郵務長	巴立地
奉天市政公署市長	閻傳紱	奉天博物館館長	振成箕
瀋陽警察局局长	齊恩銘	奉天情報處處長	王滋棟
奉天高等法院院長	于宗海	奉天鐵路管理局局長兼 四洮鐵路管理局局長	闕鐸
奉天高等檢察廳廳長	徐維新	瀋海鐵路保安維持會會長	丁鑑修
瀋陽縣公署縣長	謝桐森	洮昂鐵路管理局局長兼洮 索鐵路局長兼齊古鐵路 局局長	萬成章
奉天稅務監督署署長	王家鼎	吉長吉敦鐵路管理局局長	金璧東
奉天稅務監督署副署長	三浦靖	同鐵路滿鐵代表	酒井清兵衛
奉天省城稅務局局长	王振偉		

滿洲偽國之真相

吉海鐵路管理局總辦

袁嵩瑞

遠藤芳枝

同上

天圖鐵路局局長

程科甲

小崎チエ子

同上

中東鐵路督辦公署督辦

李紹庚

平山武靖

同上囑託

同 理事會 理事長

李紹庚

迫喜平次

同上人事處處長

同 監事會 監事長

張恕

大迫幸男

同上人事科科長兼給與科科長

同 稽核處 局長

律長庚

馬込信一

同上事務官

呼海鐵路局總辦

常紹書

相川岩吉

同上

渡邊忠三

同上

友納不二雄

同上雇員

網島金治郎

同上

松山一之

同上

向井定利

同上

鈴木正夫

同上

帶刀正井

同上

島中巴

同上

速水山房枝

同上

諏訪楠枝

同上

高松征二 同上給與科事務官

片倉 和 同上屬官

大森邦弘 同上雇員

井上 龜 同上

小野豐和 同上

松田令輔 同上主計處處長

古海忠之 同上總務科科長

牧野一男 同上事務官

澤田幸雄 同上雇員

古海忠之 同上特別會計科科長

弘中忠雄 同上屬官

吉永俊雄 同上

上田幸雄 同上雇員

那須善次郎 同上

宮津キクノ 同上

佐佐木典雄 同上

宇山兵士 同上一般會計科科長

富永忠雄 同上事務官

舟田清一郎 同上

河島常雄 同上

秋田文之 同上屬官

所崎 弘 同上

山崎義男 同上

横須賀廣太郎 同上雇員

高木量之助

同上

生松 淨

同上司計科科长

樺尾信次

同上事務官

池宮城克慎

同上

山口安男

同上

伯野格之助

同上雇員

隈元 昂

同上需用處處長兼總務科科长

西川辰夫

同上庶務股長

藤井義次

同上經理股長

國司保太

同上雇員

橘 豐次

同上

關原武彦

同上

督崎武一

同上

友廣俊雄

同上

隈元育造

同上

村上蝶子

同上

中島義貞

同上營繕科科长

宮垣文年

同上接沙股長

池田 進

同上雇員

河野三男

同上

森野英雄

同上

萬田紀廣

同上

矢野 保

同上

戶谷泉也

同上用度科科长

渡邊 勇	同上	供給股長
中井一男	同上	購買股長
益田清三	同上	雇員
長澤伊勢雄	同上	
神長武男	同上	
酒林俊三	同上	
濱木義男	同上	
戸田正男	同上	
神田正シ	同上	
中村 靖	同上	
野崎鐵男	同上	
峯村安雄	同上	

---

林泉 清	同上	
松木 俠	同上	代理法制局局長
山田弘之	同上	參事官
飯澤重一	同上	
佐藤正一	同上	
田村仙定	同上	
木田 清	同上	
木村鎮雄	同上	事務官
磯林幸男	同上	雇員
伊藤重三	同上	
下村ヨシ子	同上	
倉堀トク子	同上	

滿洲僞國之真相

戶田清稻

同上

白濱晴澄

同上總務處處長

向井俊郎

同上統計處處長兼總務  
科科長

小島文友

同上總務科科長

植田太郎

同上資料科代理科長

淺野良三

同上文書股長

近藤三雄

同上調查科科長

村永益美

同上屬官

井本幸一

同上統計官兼事務官

片倉進

同上

石龜重憲

同上屬官

岩野一夫

同上

栗本豐

同上

藤澤正夫

同上

工藤來

同上

中村セソ子

同上

長友豐

同上

坪井登美子

同上

菊竹實藏

興安總署次長

添田博文

同上

松岡信夫

同上參與官

川口清治郎

同上會計科科長

中村撰一

同上

前田信一

同上需用股長



福島秀雄	同上會計股長	上田知作	同上人事科屬官
森篤 義	同上雇員	高本廣一	同上雇員
永島滿壽男	同上	中口達二	同上
林田隆介	同上	村上團吉	同上
五十嵐浩五郎	同上調查科科長	專常龍一	同上
中野琥逸	民政部總務司司長	永野慶二	同上
和佐藏之助	同上文書科屬官	竹内節雄	同上經理科科長
廣川英治	同上	牧野正午	同上屬官
宮本 直	同上雇員	濱導卓次	同上
大久保巖	同上	穴戶 讓	同上雇員
大田嘉之助	同上	椿 改一	同上
富田定之助	同上	柿崎文雄	同上

滿洲偽國之真相

二〇

福田晴夫 同上

西本良雄 同上地方行政科屬官

篠原 清 同上

齊藤 繁 同上自治科屬官

岩淵新造 同上

安齊金治 同上

米本辛德 同上

石井靜人 同上財務科科長

辰巳新一 同上

三好喜代資 同上雇員

江藤夏雄 同上調査科代理科長

高橋勝治 同上

横山 清 同上雇員

三村不二 同上

内野春子 同上

川口守一 同上社會科雇員

橋本キヨ 同上

川瀬石仙 同上

戸田若苗 同上

林不器男 同上

大武滿江 同上

大野賴一 同上

佐保トシ 同上

津津見政俊 同上

長尾吉五郎 同上警務司司長

星子敏雄 同上總務科科长

米村 茂 同上事務官

坂上休次郎 同上屬官

春日曾次 同上

野田豐一 同上

田中伊之介 同上

豐水和一郎 同上

荒武藤隆 同上

萩原四郎 同上雇上

杉本 甲 同上

田代 榮 同上

武波善治 同上特務科科长

石田二郎 同上事務官

吉成尊胤 同上屬官

築谷章造 同上

加藤志郎 同上

長谷川文吉 同上

金澤 孝 同上

中牟田信人 同上

佐藤國雄 同上雇員

賀來一郎 同上

富森熊次郎 同上

津津良獻亮 同上外事科雇員

大園長喜 同上督察室事務官

太田哲夫 同上事務官

坂下德道 同上

帆足滿洲男 同上屬官

西村忠雄 同上

柳崎竹雄 同上雇員

寺本禮三 同上雇員

都留國武 同上醫政科科长

照井之ツ 同上

三浦恕一郎 同上屬官

渡邊文子 同上

岩崎義雄 同上保健科事務官

根本俊子 同上

丹野保次 同上技正

有田宗義 同上偵緝室室長

村角克衛 同上總務處處長

大林太久 同上事務官

大瀬戶權次郎 同上事務官

村邊繁一 同上

乙丸岩雄 同上雇員

坂本要三 同上土木司陸路科雇員

築山光子 同上

近藤安吉 同上技術科科长

井上元四郎 同上審査處審定科科长

山崎 晃

同上屬官

松本益雄

同上亞細亞科科長

技國勇夫

同上測量科技正

川崎寅雄

同上宣化司司長

笠原九一

同上屬官

伊藤初太郎

同上宣傳科雇員

大橋忠一

外交部次長

日野武雄

軍政部參謀司庶務股股長

田原義夫

同上總務司文書科屬官

田中 稔

同上上尉

安富初子

同上雇員

石井 正

同上豫算股股長

村上善美子

同上

丸山 久

同上軍需司艦政課中校

森田田鶴

同上

佐佐木丙二

同上少校

前山增雄

同上庶務科屬官

米田 寛

同上經理課上校

下村信貞

同上計費科科长

小島 劉

同上囑託

深井富之助

同上屬官

杉谷善藏

同上

神吉正一

同上政務司司長

白土哲夫

同上祕書

滿洲偽國之真相

星野直樹 財政部總務司司長

河村八重子 同上雇員

大杉俊一 同上祕書科屬官

清水彌生 同上

藤井唐三 同上人事科科長

白石因興 同上

長濱邦雄 同上囑託

八森信子 同上

大重宗男 同上雇員

石原芳枝 同上

山梨武夫 同上文書科科長兼會計科科長

源田松三 同上稅務司司長

岡本武德 同上屬官

田村敏雄 同上國稅科科長

上野 宏 同上雇員

富樫甚作 同上事務官

庄司 庄 同上

田中龜藏 同上

高橋政見 同上

末永善三 同上屬官

小松喬太郎 同上會計科屬官

谷 中山 同上囑託

奥山喜兵衛 同上調查科事務官

永井哲夫 同上關稅科科長

山中岩次郎 同一事務官

瀧本治三郎 同上

今村 護 同上囑託

後藤康一 同上

天野作藏 同上企畫科科长

近森監介 同上屬官

森木森太郎 同上

山内竹雄 同上

海渡弘一 同上經理科屬官

高橋 剛 同上

長反利雄 同上

信川貞子 同上雇員

富田直耕 同上事務官

田中 恭 同上理財司司長

松谷貞太郎 同上事務官

渡邊一清 同上銀行科屬官

眞下勘七 同上囑託

上加世田成法 同上官產科代理科長

野中義雄 同上雇員

藤山一雄 實業部總務司司長

佐佐龜太 同上調查科屬官

難波義雄 同上文書科科长

澤井松太郎 同上屬官

芹田安吉 同上雇員

寺田字三郎 同上

松島 鑑 同上農鑛司司長

木内重四郎 同上

橫瀨花兄七 同上農務科科长

比那慰子 同上

井上義人 同上屬官

山田光子 同上

前島 昇 同上

倉橋嘉子 同上

鹽田太吉 同上雇員

山本サキ 同上

田森 慧 同上

吉田正武 同上庶務科代理科長

本間國夫 同上

千川清吉 同上屬官

河村武秀 同上

弘津快治 同上雇員

田中禮孝 同上

村谷晴次 同上

大石 平 同上

中島 武 同上

上條誠一郎 同上

白石二三夫 同上備員

岩上忠吉 同上



乙丸幸男	同上	林務科雇員
黒田晴光	同上	
望月秀二	同上	漁牧科技正
津田千秋	同上	屬官
佐藤三平	同上	雇員
床龍 幸	同上	
高木佐吉	同上	鑑務科科長
赤瀬川安彦	同上	技正
太布幸七	同上	屬官
松本久吉	同上	
富永 圓	同上	雇員
近藤 弘	同上	

神山嘉平	同上	
渡邊喜一	同上	
星野辰男	同上	工商司工務科科長
安部管一	同上	屬官
瀬崎 清	同上	囑託
山田 熙	同上	雇員
石橋觀一	同上	
赤鉾正三郎	同上	
萩尾全一	同上	商務科屬官
竹村茂昭	同上	雇員
高橋文夫	同上	權度科技正
湊 滿雄	同上	屬官

森田成之

交通部總務司司長兼鐵道司司長水運司司長

松岡三雄

同上人事科科长

田中國城

同上文書科科长

武知俊幸

同上屬官

小林初子

同上雇員

倉内文枝

同上

中山之 子

同上

楠川イサ

同上

松本千鶴子

同上

川村光子

同上

土屋左田波留

同上

石龜好夫

同上會計科屬官

仲本正秀

同上祕書科屬官

萬澤正敏

同上庶務科科长

長友規矩二

同上雇員

小原二三夫

同上第一科科长

市川 敏

同上第二科科长

松井退藏

同上第三科科长

北掘 誠

同上第四科科长

山内丈夫

同上路工科科长

島嶋庸一

同上水運司庶務科科长

吉田九平

同上港灣科屬官

藤原保明

同上郵務司司長

本庄 完

同上庶務科代理科長



滿洲偽國之真相

白澤 澤 同上副局長

山田龜一 同上庶務科科長

藏居 滿 同上業務科科長

工藤 準 同上工務科科長

光井嘉一 同上經理科科長

岐部與平 同上哈爾濱電政管理局局長

松尾松太郎 同上業務科科長

岸本俊治 同上工務科技師

伊木貞雄 司法部總務司文書科屬官

松尾信市 同上

小泊三郎 同上雇員

小島鉦次 同上

細谷文子 同上

山田秀子 同上

石橋松子 同上

本間徹彌 同上人事科科長

嘉村滿雄 同上屬官

小田邦雄 同上雇員

山崎一雄 同上會計科管理科長

中島陸彦 同上屬官

中里大一 同上雇員

大塚讓三郎 同上調查科囑託

栗山茂二 同上法務司司長

平澤常彦 同上民事第一科雇員

栗山宗純

同上

根岸口平

同上

原野是男

同上刑事科科长

竹下佐一郎

同上屬官

白井金彌

同上雇員

横畑武吉

同上行刑司保護科屬官

鈴木裕

同上監獄科屬官

木村辰雄

同上法令審議委員會副  
委員長

宇都宮綱久

同上

肥後正樹

同上事務員

藤井不可止

同上豫算整理委員會委  
員

今里筆二郎

同上

喜瀬浩志

同上

上村哲彌

文教部總務司司長兼學  
務司司長

長濱義純

同上學務司宗教科編審  
委員官

江幡寛夫

同上

赤林太郎

同上

河瀬松三

同上

岡山七雄

同上

和田正夫

同上

日田次郎

同上

後藤春吉

同上

武田完三

同上

土屋鉞夫

同上

滿洲僞國之真相

川尻伊九 同上

吉田重義 同上

前田莊三 同上

松田繁太郎 同上

恩藤 正 同上雇員

龜井俊彰 同上

金子孟太郎 同上

瀨川 晉 同上

原口楠雄 同上

泉澤好延 同上

濱田時政 同上

梅本幸子 同上

桐野滿洲 同上

荒井靜雄 參議府祕書局局長

渡邊正作 同上

松原梅吉 同上

藤山滿男 同上雇員

吉田房子 同上

柴波喜悅 同上備員

新井宗治 同上囑託

結城清太郎 監察院總務處處長

藤森圓鄉 同上祕書科代理科長

藤治 清 同上雇員

山田謙吉 同上

平岡 隆

同上

田中幸造

同上文書科屬官

藪之本豊松

同上囑託

吉井幸男

同上雇員

招植義門

同上

本田正義

同上

高橋誠一

同上

東 久子

同上

谷田部喜久

同上

高山咲子

同上

吉野花子

同上

林之サヨ

同上

佐藤 一

同上庶務科科长

屋宮爲利

同上屬官

江原義市

同上雇員

中村 甯

同上監察部監察官

成澤直亮

同上事務官

瀬戸口英夫

同上監察官

高綱信治郎

同上

圓城寺半歳

同上事務員

疋田拾三

同上監察官

草地一雄

同上

水原義雄

同上

武岡嘉一

同上

外間政恆 同上事務官

外園半十郎 同上屬官

寺崎英雄 同上審計部部長

植田貢太郎 同上審計官

石橋東洋雄 同上

森田鋼冶 同上

上登野謙三郎 同上

宮崎貞藏 同上

松田庄三郎 同上屬官

木村廣吉 同上

福田政晴 同上雇員

西正二郎 同上

岩崎一二 同上

武石弘重 同上

福間萬助 同上

渡邊勝太郎 同上

安司泰藏 立法院祕書官

尾坂一佐 同上會計科科長

佐久間信光 同上屬官

高原竹造 同上守衛

原武 吉林 總務廳廳長

有澤義松 同上祕書處祕書

根本成一 同上會計科科長

原野利男 同上科員



山本紀綱	同上調查科科長
牧十右衛門	同上科員
山田國太郎	同上
原秀五郎	同上
山本宗次	同上
宮本善造	同上
伊藤 太	同上
柴崎章雄	同上民政廳土地科科員
花田孫平	同上實業廳祕書科顧問
豐島 平	同上
林源之助	同上警務廳警務科科長
山口定次	同上科員

久保清一郎	同上
岩島勇 郎	同上特務科科長
吉原賢倫	同上科員
佐佐本高壽	同上
窪田五六	同上外事科科員
船津源市	同上保安科科員
庄子誠造	同上司法科科員
横田芳郎	同上教育廳社會教育科科員
島 一郎	黑龍江省總務廳廳長
曹盛德大風	同上祕書
中澤博則	同上民政廳總務科科長
陶田 六	同上文書股長

蘭村楠太郎 同上實業廳總務科長

渡邊喜兵衛 同上視察長

庭川辰雄 同上警務廳廳長

三谷清 同上警務廳廳長

中島健治 同上總務科長兼督察處長

六阪剋逸 同上警務科長

野崎達雄 同上總警政股長

島田吉五郎 同上督察長

余越四郎三郎 同上特務科長

橋上龜吉 同上囑託

本郷窗一 同上特高等股長

田中定三郎 同上

森脅國勇 奉天省公署祕書長

立山唯雄 同上

金井章次 同上總務廳廳長

清水祐吉 同上

永尾龍造 同上總務科長

舛巴倉吉 同上實業廳總務科長

高井恆利 同上財政科長

山根正直 同上鑛務科長

吉野不二雄 同上民政廳民治科長

毛呂正敦 同上視察長

楠田謙三 同上建設科長

坪川與吉 同上教育廳總務科長

森田良一

同上督學科長

中島俊雄

奉天電政管理局局長

三浦 靖

奉天稅務監督署副署長

酒井清兵衛

吉長吉敦鐵路滿鐵代表

#### 四、日僞奪劫東三省關鹽及郵權

甲、東三省海關被劫奪 日人於二十一年二月七日造成所謂東北政務委員會後，即通令由該委員會管轄東三省各海關。其時原在各關監督及稅務司仍照常服務，惟有日顧問駐關監視而已。僞組織成立，先從封鎖稅收入手，次沒收積存各銀行之關款，最後由日僞以武力驅逐各關稅務司，強制接收各關。我外交財政兩部於三月間開始迭次向日本抗議，並發表宣言以明真相。外交部長羅文幹之抗議，除認僞組織完全爲日本武力所造成，其攫奪中國在東三省之關稅之叛亂行爲，應由日本負責外，並以日本政府不顧條約上之義務，一面嗾使僞組織干涉安東等處海關，一面復更令向總稅務司停匯稅款，藉以破壞中國在東省及大連關稅等權之完整，影響中國內外債之担保品。顯係違背國際各

種有關係條約之規定，中國政府除保留要求各該關損失賠償外，并提出嚴重抗議。財政部長宋子文數次宣言，陳述日本之陰謀，并聲明中國因此將短少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關稅收入，以關餘爲償還借款及賠款之用的中國稅收，因此將使中國對於關稅爲抵之各種義務，不堪應付。日方對於我國之責難，以巧滑手段相應付，除推諉其噤使之責任外，更藉大連關稅務司福本被免職之事爲節外生枝之交涉。九月十五日且噤令僞外長謝介石宣告：僞組織對於中國，在關稅商務航業上，完全以外交待遇。國民政府因此訓令財政部，以中國海關，目前既未能於東三省各埠，徵收合法關稅，自應將各東北海關封鎖，以待後命；所有應徵關稅，應就可能範圍內，暫在長城以南之各海關徵收之。

乙、日僞攘奪鹽款 東省設在營口之鹽務稽核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名義亦仍由中央統轄，所收鹽稅款項，均送經日方攘取。僞組織成立後即受日方噤使，令僞鹽運使以武力逼迫移交，並奪取長春鹽款。我外交部四月一日對日抗議，問日方應負之責任，並責令交還。日使重光葵復文狡賴，外交部復於七月二十三日及九月三日兩次照會日代

辦。前者聲明：決不容日本政府飾卸其破壞中國在東省鹽務行政之完整，保留一切損失賠償要求；後者詳述：四月至八月止，未繳之債款項下已達一百零八萬九千元，每担三角之特稅尙不在內，並以日僞攘奪情形及用鹽稅担保或償還之債款之歷年撥償經過，以證明日方致稽核所函中所言之爲虛僞。

丙、東三省郵權之被攫 六月間，外交部聞僞組織任日本交通局長爲僞郵務局長，且復印製僞郵票，卽向日使聲明：「中國政府不得不認爲純係日本政府所指使，所有一切責任，應由日本政府完全負責。」嗣據報告：日人藤原已就任僞組織郵政總辦，強派日籍視察員至遼甯哈爾濱郵務局；又擬定日籍監察官八人以管理東三省郵政事務；復向各郵局強行分發僞郵票，定八月一日開始使用。外交部於七月二十三日又向日代辦聲明：日政府如不立即取銷上述行動，則中國政府不得不取斷然之措置，並保留一切要求權。七月二十五日交通部卽發表宣言，封鎖東北郵政。

## 第二章 日本強奪東北其他權利

### 一、改組瀋海鐵路

瀋海鐵路自日軍佔領東省後，各負責人員即先後離職，車亦停開。後由少數與該路略有關係之人，在日軍所委之奉天市長土肥原指導之下，將該路改爲中日合辦；並組織一瀋海鐵路保安維持會，以土肥原爲監事長，行使原有總辦之職權，以漢奸丁鑑修爲理事，行使協理之職權，於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開始行車。丁鑑修者，字幹元，本非該路職員，爲曾任中日合辦之遼甯弓長嶺煤礦公司之華方總辦，擅日本文語，頗與日人接近。按該路每年贏餘甚巨，今丁逆以個人利害關係，不惜賣國求榮，殊可恨也。

### 一一、吉海路劃歸滿鐵

自東北事變後，瀋海吉海兩路雖歸日人掌握，但名義仍屬於我。詎日本猶以爲未足，竟與吉林偽政府，簽定新約，將吉海實行劃歸滿鐵，並與吉長合併，任金東壁爲局長

，每年盈餘僅提二成，歸吉林偽政府，餘則歸日人掌握。

### 三、北寧路之割裂

北甯路關外段自被割裂後，在日人勢力支配下之偽東北交通委員會，即命改爲奉山鐵路，委關鐸爲局長，一切華員均成供日人驅策之工具，甚至電報用語，亦改用日文。北甯路原有存款八百萬，未及提出，北甯路駐滯辦事處洋員司梯爾，對此雖表示反對，奉山路局則置而不顧，司梯爾因向日領交涉，未得要領。旋又至所謂奉天省府及東北交通委員會交涉，均拒而不見，以致毫無辦法。關就職後，發出文告多種，均出自日人手筆，其辦公桌之對面，亦有一日人監視，聞爲東北交通委員會參議。一切重要事件，均須取決於日人，關不過秉承日人之命而已。

### 四、積極建築吉會長大兩路

據二十，十一，廿七，申報大連通訊：暴日強佔遼吉後，即積極侵奪我東北鐵路，以期完成其滿蒙鐵路之中心主義。現除北甯路因有特殊關係，及洮昂路之一部，未被其

蹂躪外，餘如四洮，吉長，吉敦，吉海，瀋海，金福，奉海，呼海，齊克，洮安，穆陵，鶴立，通裕，齊昂，溪城，天豐，開豐等路，已全入於倭人之手。近復更謀侵掠吉長鐵路，並擬建築吉會長大兩路。其對於繪畫測量設計工用材料等工作，亦均擬有頭緒，吉會路建築費定為三千五百萬元，長大路建築費定為三千萬元。所謂長大路者，即為吉會路之西向延長線也。該線從長春至大賚，長二百餘英里，距昂昂溪僅有二百餘里。設此線完成，即與吉長，吉敦，吉會等線，聯成一氣；平時可吸收北滿一帶特產物，以收其經濟政策之功效。作戰期間由朝鮮向北滿用兵，瞬息即到，以全其軍事上之效果。至吉會路未敷設者，僅二百餘英里，日本現已將吉長吉敦合而為一，一待會甯至敦化一段完成後，該線即可直接通車矣。

### 五、封鎖東省經濟

銀行方面，據瀋埠某大銀行經理某言：本埠各錢莊之與外國銀行有往來者，日顧問悉令其與外國銀行斷絕關係，專與日本銀行往來。該經理又謂：偽國政府近為某鐵路向



日本訂購鋼軌四萬噸，絕不令他國商店投標。偽政府又向日本購機器及建築材料甚多。是故瀋陽某德商論及東省商業狀況，語頗中肯，其言曰：「東省門戶依然開放，特各國商業，須退出該門戶耳」。

鐵路航業除中俄合辦之中東鐵路外，所有東省鐵路，偽國悉交日人管理之。日本強迫借款，以鐵路為抵押品，於是路權完全在日本掌握。至擬築鐵路及其他讓與外國之權利，日人亦一併接收；如俄國在東省之路權，現已操諸日人之手，沿中東路工廠，現亦為日人所操縱。

東省造船事業，亦在日顧問卵翼之下。聞工匠大都為日人，材料大都為日貨。松江上縣有我國國旗之輪船，現為日本所佔者，計二十艘。此等輪船，專為裝運日兵及其他軍事運輸之用。

偽國制定法律，規定東省產業惟日人可以開採，他國不得投資，故日人握有東省鑛權，而東北金鑛遂為其囊中物矣。

日人在東省享有種種特權，故外國商業不能與之競爭，往往相形見絀。例如其最重者，即日人能私運貨物至東省，可免關稅，雖日人極力否認，但此實最大之權利也。且日商運貨至東省，日本輪船公司及南滿鐵路咸減收其運費，貨物進口時，海關查貨員又有愛憎予奪之權，職是之故，日貨亦有戰勝外貨之憑藉。

上述種種權利，日人享之已久。邇來日佔東省，此項權利，尤成神聖不可侵犯。試觀本年東省貿易日本與他國得失之數，本年日本投資東省與往年之比，本年日本移殖東省之數，及此等移民在東省所得薪資，與其在日本時所得之比，可以知其梗概矣。

## 第三章 日本移民政策

### 一、移民方針

日本政府，既用武力強占東北，儼然視東北爲其殖民地；日本國內之報章及廣播電台，每日大事宣傳，不曰：「滿蒙爲樂土」，即曰：「滿洲爲日本之生命線」！蓋日人之

計劃，第一步於僞國之製造完成而告一段落，第二步乃圖移日民於東北，以造成第二之朝鮮。日方曾明白宣稱：凡居留東三省之日人，自應隸屬僞國，至是否脫離本國國籍，日人自有權衡，不容他人過問。此實無異以主人自居矣。其移民計劃係取集團移民之方法，利用在鄉軍人組織大規模移民團體，以一千家族爲一團之單位，每年移送十萬家族，即可有三十萬至五十萬日民之移殖。此項計劃擬定後，高崎聯隊區在鄉軍人六千首先組織國民國防同盟會，以爲進行之先驅，宇都宮及其他聯隊區，亦紛紛繼續組織。而同時日本拓務，農林，外交三省，已着手調查農民移民，拓務當局，且與僞吉林省當局成立二百五十萬町步組約，作爲集團移民用地。日本內地失業者，固絡繹前往，卽從來經營南美殖民之團體，海外協會，亦開始積極活動。日政府及南滿鐵道會社亦各派專家從事產業經濟之調查，以充實其移民之計劃。

## 一一、強行購地移民

日本強佔東北後，爲謀久據，大舉購地移民，最近進行尤爲積極。日民五十萬準備

移往東北，地點已定於吉林境泊爾湖及洮素路線。該五十萬日人集在一處加以訓練調查開發等工作，經過三年，然後再以每三千至五千人移佔一區，作爲先驅，其餘不足，再由國內移民補充之，以十年爲期，日人即可有三百萬人移墾東北，亦即等於東北人口十分之一矣。此種侵略，實堪驚人。

日本侵略我東北之計劃，第一步即驅使鮮人移墾，事雖有年，但爲數究不多。自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到處利用鮮人，以實行其侵略政策。朝鮮總督宇垣早已聲明，鮮人移墾東北辦法，刻已見諸實行。據調查所得，日本已擬定在瀋陽，遼陽，海城，營口，新民，錦縣，柳河，清源，撫順，遼中，台安，本溪，風城，安東，通化，海龍等三十餘縣，創設朝鮮民村，每村以鮮人四百或五六百爲暫定數目，以村爲單位，以後再逐漸擴充，專門開闢水田，種植水稻。凡鮮人村落，日本並設警察，以爲保護。

上述日鮮大批移民，來我東北，自需大宗土地以供墾殖。日人於是挾制僞國公佈人民可以自由售土地於外人，其佈告略謂：『新國家成立，佈施仁政，非軍閥時代，禁售

國土於外人。今後一般人民，可勿再存盜賣國土之戒。此外日人更設一『昭相土地公司』，專收買各處土地，瀋陽，撫順，遼陽，海城，近有日鮮人沿河兩岸擅自埋樁圈地，即以遼陽一處而論，被圈之地，計東西長六十餘里，南北亦有六十餘里，被佔之居民，雖曾屢次請願呼籲，亦無結果。瀋撫一帶，名爲承租以三十年爲期，每畝租價計分三十元，四十元，五十元三等，如出售每畝多加十元。至今瀋陽一縣被日鮮人強賣去者，約在十萬畝，日軍部並令瀋陽縣公署佈告，令一般村民，可自由出售。

### 三、武裝移民

不久以前，日人曾組織東滿洲殖民協會，以井上一次中將爲會長，安滿欽一，飯山延太郎二人爲副會長，預備以本堂英吉，濱藤莊次郎爲主幹，實行武裝移民。該團員完全爲弘前步兵三十聯隊出身之在鄉軍人，約計七百名，團長本堂英吉。該團照義勇軍編制，以當維持地方治安之任，今後永住滿洲，不再返國，同時國籍亦改爲滿洲。其組織之最特別者，即純採保甲制度，除每人攜帶步槍一支子彈五十發外，又預備輕機關槍六

門，特殊砲五門，輕飛行機二架。俟第一批出發後，續募第二第三兩團，以圖擴充該團移滿人數。日人此舉，蓋欲用屯田兵制，以蠶食我東北土地，其用心可謂毒矣。

在偽國方面，與日本之計劃相呼應者，爲偽國務會議關於土地之決議案，其辦法爲：凡東三省之土地已經放出者，若其地主爲官吏舊軍閥，則全數沒收；若民戶畝數較多者，則以官價收買其半數；其未經出放者，悉收爲國有。此種措置，其爲代日本作移民之準備，尤顯然可見。（參閱第九章）

## 第四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政治

二年來偽國之政治，約可別第一二兩期：由武藤大使到滿，移關東軍司令部於長春，對偽國取監視態度，是爲第一期，亦可名爲武藤指揮時期；自熱河爲日軍佔據，長城五口及榆關淪陷，菱刈到滿任爲大使，是爲第二期，亦可名爲菱刈指揮時期。第一時期偽國初造，一切綱紀未舉，所有政治，一循舊軌，各機關皆有日人在內指揮監視，凡有

設施，不華不日，民衆祇覺一切反常，違背慣例，上下情形隔閡，社會整個毀滅。復有日本憲兵在其間，橫施暴力，干涉官民，民衆徒受壓迫，罔知適從，混沌紊亂，直使人莫明政府何似。官吏聽命於日人，人民聽命於日人，日人所云者即法律，政治中樞繫於日人。第二時期，日人自覺其政治上，有若干缺陷，極力彌補，中國法制與日本宗旨無抵觸者，仍沿用之，有抵觸者刪補之，如民刑法律，仍用民十六年國府頒布者，警察法，治安法亦參酌舊日施行者，而揉攙以日本制度，組織上行政上，始稍見具體。如瀋陽黑龍江偽新京哈爾濱特別市，特別警察廳等制度之頒布，偽軍隊改革方案之實施，偽地區警備司令軍權之劃分，草草創成，規模粗具。唯制度章則所範圍者，僅屬日方所指之滿洲國人，滿洲國內居住之韓人，及二重國籍之日人，則不生關係，滿洲人自是滿洲人，日本人仍爲日本人，仍爲不可混淆之事實。有時人民行爲本合於偽國法制，但如爲日憲兵隊或特務機關不滿者，則以日本法制衡例之。偽國所頒行人民遵奉認作已悉守國家社會制度，日本憲兵隊特務機關，則可強制其改易，而逮捕羈押，指爲犯罪。根本

法與夫社會法，在偽國殊無確切不移者。政治軌道起點何在，偽國官吏不知，人民亦不知。自偽國各部院省署以迄於各縣局首要，須聽命於佐雜之日人。佐雜日人，則唯利是視。在偽國居衝要之日本官吏，可別爲兩類：一爲來自國內，頭腦明敏，具有帝國思想，而欲發揮其殖民地政治者；一爲久居東北之浪人，利慾薰心，藏有發財回國之心，時刻不能忘情於貨利者。屬於第一類之日人，不顧偽國情形如何，罔恤民隱，提高政治效能，取日本之成法，作偽國之借鏡，強納人民於軌道上，任意開其快車，遂致欲速不達，社會與人民愈距愈遠，終至截然爲兩。屬於第二類之日人，無論瞞天大事，祇要有利可圖，則拚命以赴之，民衆疾苦，社會福利，非其所知。偽政府頒行之政令，施行民間，收穫如何，影響如何，亦非所聞問，如今秋偽國務院總務廳長駒井，以收受賄賂，賣鬻官爵，爲日關東軍司令部發覺，免職遣回國內。偽黑龍江省長公署總務廳長島本，亦以勾通偽黑龍江省長韓雲階，截扣春耕貸款七十萬，爲日方自行查出，迫令辭職，送回本國，皆其實例者也。國人不知，指偽國官吏爲傀儡，實則傀儡猶不逮，偽國民間有謬



，稱官吏爲「蹩十」其椽屬爲『五六窮一』，蓋喻官吏雖然有職，實則無權。論地位，恰如推版九中之「蹩十」，反不若其屬下受壓迫輕，尙可多少獲得自由，有時低首下心於日人前，又邀得一二事件之許諾，此「五六窮一」較諸「蹩十」差強也。僞國政治之策源地，不在於僞執政府及國務院，亦不在於僞各部院，及各部院中日本官吏，而在於四頭統一政治之關東軍司令部，亦即日本駐滿大使館，日本所欲施行之政令，由大使館或軍司令部，召去僞國務院之總務廳長，而諭機宜，由總務廳長傳諭於各部院日本官吏。其需要會議形勢者，則召集國務會議發表。屬於後者手續，僞國官吏，得於事務未舉行之前，略悉梗概。屬於前者手續，由頒行以迄於措辦，皆不得預聞。部院中集權於日本之司長，署衙中集權於日本科長，主官盡諾手續，並亦免掉，祇須科長簽字，卽生效。往往科長令行之件已久，而主官尙不悉內容者。一部院一衙門之政權，咸操之日人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有事時，祇須向日人司科長一推，已則到月支薪，應司日人。顧如是仍有困難在焉，蓋僞國之日本官吏，其中暗潮甚烈，派別亦多。出身於在鄉軍人，或現役

軍人者，則爲軍部派；出身於外務省或領事館者，爲外務省派；出身於滿鐵者，爲滿鐵派。三派積不相能。軍部一派，自作主張，不顧一切，壓迫與奴視華人亦最甚。外務省一派，雖亦壓迫奴視，第有時尙肯對其國內浪人，加以制裁，施政上亦不欲更張過甚，遽反華人習慣。滿鐵一派，則唯知埋首工作，苟利於日本者，無論事物，皆思搜括以去，敲骨吸髓，猶嫌不足。三派出發點既已不同，故其壓迫華人，役使僞國官吏，步伐亦至不一。僞國官吏受命於滿鐵系者，遵行後則易招軍部系之不快，遵軍部意旨以行者，則惹外務省系不滿。施政方針，果何依歸，絕非奉行日本一條命令，即可責任完了。

僞官吏對於三派日人，殆爲妓女應客，苟阿諛於一派，顯有過於依附某系痕跡，則其他兩派必忿恚而排去之。迨其去也，依附之某系，亦袖手於旁，不肯援助。前僞哈爾濱市長鮑觀澄，卽其一例。鮑爲土肥原走狗，向來參與僞國肇造祕務，獲得哈爾濱市長後，小人一朝得志，忘其所以，恃土肥原後勁，張狂招擾，不可一世。土肥原調回本國，鮑卽爲濱鐵，外務省兩派合力擠出僞國外，而充駐日本代表。未逾數月，復並其代表

撤掉，結果徘徊三島，悵惘失所。僞官吏以鮑事爲殷鑑，終日周旋於三派間，如妓女之攏客，唯恐一朝開罪，此僞官吏之難作也。僞官吏雖日常無所事事，然於日本規定之辦公鐘點內，（每日早八時起至下午三時止）必須准時到公事房，聽候日本司科長之支配。或爲照例之應酬，或爲指定之談話，（對新聞界）或赴廣播電台發表王道主義講演。稍有餘暇，則日人之雇員，（僞國新官制，委任職雇員階級分爲三等，地位同於前代官制中之科員）亦自由出入辦公室內，翻閱案頭文卷或私人信札。僞官吏雖日覩之，不敢有怫色。各衙門中，自起於國務院部省署，不逮於縣廳局，除見日人終日粟六，像煞介事外，所有僞國大小官吏，皆危坐一隅，既不敢互相談話，亦不敢擅自離動，十數日有不得辦一件事務者。問其職司，皆莫能道，問其地位，固事務官或屬官也者。日人對於此輩，任意驅使，直差役不如。何爲上官，何爲屬下，一團漆黑，尊卑不辨焉。僞民政廳長臧式毅嘗對人謂：「渠前生作孽，致如今罹劫。」僞哈爾濱警察廳長金榮桂，有屬下向其請示事務時，則謂「你來問我，我也不知道。好罷，請你候候，我給你向日本科長回一

下，看如何吩咐。」於此兩偽官吏寥寥數語中，可知偽政治如何，偽官吏如何。偽國務總理鄭孝胥，日處公廳中，以飲茶刮食瓜子消磨時光，與其祕書辛九丹互書字於瓜子仁上，而遣永晝。日本報紙爲鄭宣傳，謂鄭國務總理，年屆大耄，能書精細小楷於一瓜子仁上，書七律一首。其祕書辛九丹，年少於鄭，僅能書七絕一首云云。似此風流韻事，不知者以爲謝太傅詩酒南山，名臣雅興，烏知鄭等逼得無聊，不得已幹此勾當耳。偽官吏之照例無線電廣播，其題目，自由日人規定。偽國有一建國思想委員會，由日人主其事，廣播題目分配後，講稿擬妥，爲其審閱，時間限制極嚴，偽官吏講演不及規定時刻而畢者，則日人指爲消極反日反滿，雖不立時處辦，但有此三次以上，則「檢束取調」，隨之至矣。所謂「檢束取調」譯華語爲「看押查辦」之意，偽官吏二年來受此種處分者，不可勝數。此又偽國政治中別具之一格也。偽官吏發表談話，係屬「談話內無自由」。遇有一問題發生，由日本官吏或憲兵隊特務機關支配之下，令其招待新聞記者，於限定範圍內談話，如談話軼出指定範圍外，責任自負，小則受呵斥，重則由日本報紙公然謾罵之

，再重則「檢束取調」而受「不謹行爲」之膺懲。此又僞國官吏准作作證也。曾記某次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通知各報記者，謂某日某時，可去中東路督辦公署，督辦李紹庚將有關於東鐵問題責任談話，各報記者準時而往。見僞督辦後，竟不知所以，經以電話向特務機關請示，方如小兒背書，發表一消息。僞國各縣有縣參事官之設，參事官額數無定，視縣份大小而有二三缺之分。此類職務向由日人充任，且尤多浪人充任。此輩貪污卑鄙，無所不爲，置僞縣長於不顧，賄賂公行，無錢不受。各地奸民復夤緣與之相識，暗地勾結，漁肉良者。何爲法律，何爲政治，只須有錢運動，理屈者亦可得直。而寢假日久，有司衙門，無事可辦，參事官之門庭則如市矣。類此齷齪事項，無縣不如此，而亦無一日本之參事官不收受賄賂，等而上之，特務機關長及師團軍官，亦無不受賄，祇受賂之方法不同，有索金有索貨而已，凡一日人，無論其在國內如何清廉，如何勁節，足踏僞國後，薰淘未久，即知洋鈔乃無上品，而亦無不窮思竭慮，籌謀發財之訣。僞官吏如彼，僞國之日人又如此。僞官吏可別爲三類，（一）陷身絕境，不得已降志辱身圖身家財

產之保全，而爲偽國官吏者。此類約居十五。(二)不得志於舊政權時代，求一時之快意，甘心爲奴，一意作官者。此類約居十分二。(三)爲謀一時衣食，維持生計，拋開國家觀念，專講個人出路者。此類約居十分三。但無論屬於何類，皆非日人所重視，其處境也，可憐亦復可哀。今歲偽國會頒佈棉紗麵粉統稅，棉紗統稅，係於原有入口稅落地稅外，另外限定，凡售賣棉紗之家者，整躉零剪，須於成盤後，報告於當地稅局，由稅局領取許可執照，完納百分十五稅一道，名爲轉口稅。其領取時間，祇限於每日十時至十二時，過此則不許售賣。麵粉統稅，係於出廠稅外，另加百分十統稅一道。此兩種統稅，病民擾商，至於極點。偽國施行此項政策，對財賦收入，對經濟計劃，均無底見，顧商民雖一再請予撤消，皆未獲許。此係偽國施政無目的無準備一證。偽國今歲發行新印花，其商民舊存印花，則令一律封存，候公佈兌換日期。唯新印花貼用後，舊印花則置而不問。商民不耐損失，羣起請示，後經限期於一月內兌換。迨兌換開始，由日本稅吏監視，百般挑剔，不謂爲油污，卽指爲膺鼎。歸總得以兌出者僅十之一，逾期則不許通

融。商民因此受損失者不貲。此與偽國施政上，亦無確切關係者，顧竟行之。依此兩事爲證，則知偽國政府施政，除與日本有切實利害者外，大半爲無的放矢者也。

## 第五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外交

偽國之外交，可謂爲單純外交方式。蓋國聯曾有不承認偽國之議決，國際間之交往極少，其中與偽國發生直接關係者，皆屬各當地僑民，與各國駐在領事，僅以個人身份，互相往還。或爲護照之領取，或爲商務之接洽，對偽國書面稱呼，祇謂作滿洲當局，其個人向未以各該國代表資格，駐在偽國，辦理外交者也。故偽國對歐美各國，直無外交可言。日本外交之趨向亦卽偽國外交之方針，唯因各國對偽國不承認，所以日本極力欲變易各國觀念。其步驟第一封鎖偽國邊境，嚴禁外人踏入境內，免却歐美人士，查得偽國實情。出境後爲不利於日僑宣傳，加深列國間惡印象，爲辦理此事，於邊境之大連，營口，安東，綏芬河，滿洲里各設外交部辦事處，每處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雇員

若干人，專檢查外人入境。遇有外人到來，設法留難，不予其護照發生問題，即於身份認有不妥，故意遷延時日，必至其人不耐憤然轉去爲止。綏芬河滿洲里兩辦事處，主要任務尤在注意蘇俄僑民來去，是爲防範共產黨爲反對僞國企圖。第二於東京設置大使館，派丁士源爲代表，由日本撥給輝煌壯麗館舍，撐張門面，日本有重要典禮時僞代表前往參加。日外務省故示推崇，俾列強駐在日本外交官吏，誤認日本係真個扶植僞滿獨立，漸祛除僞國係私生子觀念，而轉易卑視爲友等，由各外交官之媒介，改易其一國之印像。漸逼漸近，則距實行承認不遠。此僞國所以派駐日大使，功用則在於是，若日僞間，有何外交可辦，日可自云日滿一體，有事即由駐長春大使館直接命令僞政府辦理即可，何需與僞駐日大使交涉。僞外部對歐美之外交如斯，其對於蘇俄則不然，出全力以赴之。外部中整個工作，幾全部側重於此，爲對俄交涉便利，特於哈爾濱設一僞外交部北滿特派員公署，其下置總務處，調查處，總務處。以下分外交，護照，會計，總務四科。調查以下分情報，文書，庶務，檔案四科，署長爲施履本，總務處長爲日人杉原。施履



本即係往年充張宗昌督魯時之濟南交涉員者。張失勢後，到東北任爲吉林外交部特派員辦事處主任。九一八事變後，曾逃去大連，擬來關內。爲日人捕去，囚於警察署內數閱月。嗣經釋出，派爲北滿交涉員。但一切大權，則操之日人杉原手。施則事事聽命於杉原，日本人稱施爲外交駐哈出張所代表，並不尊爲交涉員，對日人之杉原處長，則推崇備至。故施履本之外交特派員，實杉原一寄生虫耳。此一機關雖名爲特派員交涉公署，實則係一變像牒報機關。總務處下，置有調查員若干人，尤多白俄失意軍官，分遣於沿邊及中東路沿線各地，對蘇俄僑民，極力偵察，每週爲數次報告。其有關係者，則交付日本特務機關以憲兵隊祕密辦理。故復具有特務機關性質。至於僞外交部，部長謝介石，生成於台灣，闇愚無能，普通常識猶未具備，以云外交知識手腕，絲毫皆無。但日本用其充任外長者，利其渾渾噩噩而已。部內一切大權，則操之僞次長日人大橋忠一，但間接即操之日本駐滿大使館參贊谷正一。大橋爲日本人中，守舊而頑固，思想極落伍者。在九一八事變之際，充任哈爾濱總領事。在日本未入哈埠，丁李抗日時代，

以煽動白俄倡亂，擾亂地方秩序，並保護僑民等功，事後獲充偽外部次長。以無外交敏捷才智，乃由谷正一操縱之，此爲日人中之傀儡也。當東京東鐵出賣會議交涉開幕之時，大橋以偽外交部次長資格，代表出席。蘇俄方面，除以駐日大使葉各捏夫爲主席代表外，復派東鐵副理事長庫茲尼錯夫爲代表。大橋於會議席上爲庫茲尼錯夫所窘，竟忘却其身爲偽國之外交官，忽向蘇俄代表索日本出兵西比利亞時，蘇俄所欠之債款。當時惹得蘇俄代表團全體譁笑，請其對於自身地位，及應發言語，應詳加考慮。大橋大爲慚恚。偽國之外交官如此，其外交步驟遑言獨立，卽有日外務省之操縱，對俄亦難佔上風也。

## 第六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交通

偽國之交通，因鐵路，航線，電報，電話，及航空，悉委託日人辦理，或由日滿共同經營，偽交通部殆已名存實亡，其非由偽交通部委託而自辦者，目下祇有郵政，及全

偽國之國道。據其國道計劃，最近發表者，本年度共築四千里，將次完工，來年度工  
事正在準備，（如道路建設，測量調查及石材採集等）。

偽新京國道建設處所築者計二零三八公里。

偽大同二年度完成一，零七四公里。

偽大同三年度完成零，九六四公里。

偽奉天國道建設處所築者計六六零公里。

偽大同二年度完成一，五三三公里。

偽大同三年度完成一，三二七公里。

偽齊齊哈爾國道建設處所築者計二，四六零公里，

偽大同二年度完成一，二二零公里。

總距離七，三五六公里。

以上所築道路其線路計公爲分；

滿洲偽國之真相

一、偽首都與主要都市間之道路。

二、主要都市間之道路。

三、縣城間之道路。

四、國際治安維持及產業開發必要道路，

五、以上道路與交通機關主要驛之連絡路線。

關於偽國之委託日方辦理鐵路航運及電汽事業，其詳情如下：

甲、今春三月，偽國交通部與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訂定合同，所有全偽國鐵路，悉委託滿鐵會社代為經營。合同期限定為三年，期滿後，再行續訂。在滿鐵經營期內，鐵路除却支出外，純利歸滿鐵提取五分之三，偽國得其二。委託經營之鐵路，計為：一、泰山，二、打通，三、錦朝，四、溝營，五、瀋海，六、吉海，七、四洮，八、吉長，九、吉敦，十、洮昂，十一、洮索，十二、齊洮，十三、天圖，十四、呼海，十五、齊克，十六、齊昂。滿鐵經營以上各路，於大連株式會社外，特設一滿鐵社外線事務

總所，另在瀋陽哈爾濱各設一事務分所，各別負擔南北滿鐵路與航運。經營各鐵路之目的，在使完全化為滿鐵之營養線。如果東鐵買收成功，則加以改造軌道寬度，關於滿鐵南北滿連成一大幹線，則鐵路網成功一半。既成之線如此，其未成之線，亦由滿鐵代為計劃，預定五年之內完成五千公里。其線路為：一、吉林至同江之線；二、綏芬河至虎林之線；三、海林至東甯之線；四、齊齊哈爾至黑河之綫；五、承德至多倫之線（或至赤城）。六、滿洲里至黑河之線。以上各線，為對於蘇俄邊防，俾於一旦有事時，軍運便利。預定第一年完成一千三百公里，第二年完成一千五百公里，第三四年各完成七百至九百公里，其餘於第五年內完成之。各鐵路之測量，則由滿鐵測量班擔負之。

乙、關於航運，偽國之河道可以通航者，計：一、松花江；二、遼河；三、嫩江；四、黑龍江；五、烏蘇里江。松花江，遼河，嫩江，皆屬內河。其權利歸由偽國自享。黑龍江，烏蘇里江，則為國際共同河流。尚有蘇俄一半權力，今歲偽國委託滿鐵經營各水道，即係松花江，遼河，嫩江。滿鐵分令南北社外線事務所管理之。滿鐵之計劃，

松花江及嫩江各淺灘，於一年內，加以疏濬。遼河則於二年內挖深水道，與吉林南部各河汊連接，使成爲一運河，補助各鐵路運輸，松花江內容貨船，共二百餘隻，其中十分七爲民營者。江運權力，既操之滿鐵，遂於本年成立船業聯合局，所有江內航行船隻，除帆船而外，皆須加入，由聯合局總理其事，名爲共同發展。各加入船隻，以噸數爲股份成分。各船因年齡過老，或機器稍舊者，則遭拒絕加入。以是廢置之船隻，約在半數以上，且尤以私人所有者爲多，聯船局局長，爲滿鐵派委之日人堀內，大權獨攬，雖名爲聯合船業，事之則取祕密。今歲由通船以迄於十月中旬。據其對該局董事發表，謂爲虧賠數上萬。據一般董事調查所以虧賠原因，係松花江內私人船隻，既不許營業後，而日本滿鐵之國際運輸會社，則沒收前東三省官銀號，廣信公司，奉天儲蓄會客船十數隻，自作一組織。搭客收俄，並陰授意沿江各市鎮商會，貨物運輸，應搭裝該會社船隻。聯合航業局，則故意少開船班，以爲國際運輸社留機會。如此情形，焉得不賠？各私人船主，既賠之後，無法進行，乃由聯合局代爲介紹，向滿鐵借款，以各船作抵。各船主

飲鴆止渴，勢不得不辦，遂忍痛押船借款，來年通航，仍須由聯合局代辦。結果依然一賠。祇須二年，則滿鐵以少數貸款，取得大批船隻。松花江內航權，將悉歸之滿鐵。

丙、關於電報電話無線電報，今年六月，由偽交部與滿鐵訂合同，改爲日滿共同民營事業，資本金爲一萬萬元。偽國境內原有電話，電報，無線電報，一總設施，作價二千五百萬，另再由偽國官民中募集二千五百萬，共爲五千萬。其餘五千萬，則由日方募集。偽方所負之二千五百萬，經偽政府日本官吏以命令行之各機關各團體，強制攤派，每股爲十元。月薪在六十元以上者。及商家資本在一千元以上者，各須購認一股，資金多薪金多者，以比例法遞增之。有不認購者，則處以反對滿洲國之罪。故未逾兩月，即行募齊，至於日方資金，分文未集。偽政府既不敢問，民間認股者，更不得查詢，日本遂一文未出。於十月一日先組成董事監事會，董事七人，日四華三，監事會日三華二，另設總裁一人，由日人充任。組日滿民營電信株式會社，四部爲業務，報務，會計，總務，均由日人董事兼任部長。每部復分二三科，分掌事務。另外於遼甯之瀋陽，吉

林之哈爾濱，設南滿及北滿電信管理局，專辦南北之電信事業。改瀋陽，長春，哈爾濱三無線電台，爲中央放送台。九月一日實行前項計劃。接收改組均畢，原有各地有線電報電話局，及無線電台易名稱爲電信取報所，各派日人主其事。日人計劃，來年起始，增加有線電報，或長途電話，市內電話線路五千基羅米特，沿邊各線，則建築無線電台，以靈通消息，鐵路也，航線也，電信也，日方所以必如此辦理，蓋仍係防範他日不得支持僞國，被列強勢力壓迫取消僞組織，但東北四省交通命脈，悉經以條約關係，搜括在握，雖有大力逼交出，亦將碍於有條約，難以強迫，斯爲其至深之用意也。最近則仍擬由滿鐵與僞交通部訂定民營電氣事業爲名，將於來年春初，悉併各地電燈電業組織爲一機關，名爲日滿民營電氣株式會社，辦法大致與電氣會計相同。在日本實行合併僞國前，東北所有精華，皆巧想名目以求得。僞交通部獨自管理之郵務各局，皆係新募之無識流氓，鮮有明郵章者。除鐵路沿線交通便利之市鎮，郵務尙勉強維持，若僻遠市鎮，至今猶有未復郵者。僞交通部「鑑修爲東北自來有名之漢奸，日人謂其善作巧笑，卽其



部內司長渠亦對之巧笑倩兮。何謂巧笑？實則脅肩諂媚，資弄其小人劣伎耳！

## 第七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警察

日本於得有東北後，視警察權，較任何皆重。在偽組織未實現前，即接收各地警察權，由日人任爲長官而辦理之。偽國出現後，民政部警務司司長，則調來前充台灣及朝鮮總督府警務處長長尾一郎充任。各省公安局改稱爲警務廳，廳長均委任日人。各大都市之警察廳，廳長科長或其主要官吏，亦係日人充任。各縣公安局長，雖尙未易爲日人，但皆聘有日本顧問諮議二三。喧賓奪主，咸皆握有實權。警察行政，仿照朝鮮辦法，對人民監視壓迫，限制其行動與思想自由。各都市警察廳公安局均分六科：一，特務；二，刑事；三，涉外；四，警務；五，保安；六，衛生，特務，刑事，警務三科，悉由日人充科長。特務科分爲高等普通兩股，或加檢查共爲三股。高等普通兩股，專辦思想文化，書報管理，及集會結社，行爲反動等事。刑事科亦分偵緝，調查，審判三股，較以前警察廳局所設之司法科權限擴大。警務科則辦理昇轉調遷事項，保安科則辦理地方

治安人口戶籍事項，涉外科則辦理外交及僑民戶籍事項，衛生科則辦理公衆衛生，疫疾防堵事項。各警察署，其編制同於此，惟稱科爲系，每系各設巡官或警長一人主其事。警廳警署，所用高等普通刑事多不可數，大半爲自朝鮮調來之日本巡查充任。瀋陽與吉林，哈爾濱與長春，引用之日本警察極多，目的專在監視華人行動，對於思想偵察，極端注意。倘此輩認爲「行動不穩」，無論何時，皆有被檢查與拘禁之危險。思想犯罪，爲偽國預定實行，而猶未明令頒佈者，果爲頒行，凡屬青年而有血氣之儔，日本將一以此爲犯罪理由，壓迫羈獄，處以若干年徒刑。集會結社，在偽國內，絕對無自由。無論任何團體開會，須得警廳局署特務科調查詳明，認無危險之義務涵蘊，方始准許開會。偽警務司預定偽大同三年一月，頒行戶籍新法，新法係依照朝鮮戶籍法辦法，每十家爲一閭，每十閭爲一保，每十保爲一甲，閭保甲取連坐辦法，一家思想或行爲有反動時，其餘九家須負調查或告官責任，經官廳發覺而調查確實，同保不究，隱匿不報，陰爲掩蓋者，以從犯處分，國籍法，亦定於來年施行。由各地警廳局署負責調查，境內各戶

口籍貫住居年限，何國籍，如在偽滿洲國建設後前往偽國境內居住者，以僑民論。此蓋欲嚴格限制偽國人口之增加，及華僑混淆，管轄治理不便。自今年七月始，偽國警察制服，一律易著草綠色坎布。官警階級，於帽上金箍區分，警察三分金箍一道，警長三分金箍二道，巡官五分及三分金箍各一道，警佐五分金箍二道，警正五分金箍二道，三分金箍一道，廳局長如係簡任一級者，五分金箍三道，警察配日本式短刀，警官配日本式倭刀，不識者難辨是滿是日，日本對於偽國之警察權，北滿較重於南滿，北滿中尤注重於哈爾濱，因日人認哈埠為東北文化中心，况有蘇俄僑民之聚居，民衆思想之防範左傾，更屬重要。所以哈爾濱之警察廳，特擴大組織，原有濱江公安局，濱江縣公安局，松浦市公安局，劃而為一，以金榮桂膺廳長，而以朝鮮京城，日本東京調來之日人松澤充副廳長，大園充特務科長，江口充刑事科長，八木充涉外科長，佐佐木充警察總隊長，今村充大隊長，武藤充經緯署署長。金榮桂充廳長，政事一概無參預機會，但日事一般之無味酬應，大權則在大園，江口，八木三科長掌握。江口為在朝鮮京城辦理警政有名

之毒手，殘殺韓人無算。到哈以後，以反對滿洲罪名而遭逮捕之無辜，不下三百餘人，嚴刑逼訊，令供反滿計劃，挨刑不過，而屈招者，頗不在少。在九月初旬，一次被江口判決，執行槍決者八十三名，當日行刑，全市宣佈臨時戒嚴，由僞警察隊分爲五個刑場執行。刑後警察隊中有數名警察向其長官請假，堅決求去，據謂不忍再看此種慘事。被斃之八十三名，內多知識份子，且有十三歲一童子。江口之殘忍，於茲可見。江口，大園諸人，雖同屬日人，但爭權殊甚。職位上各不相下，故單獨行動之事亦迭見。如僞哈爾濱經緯署武藤，不經僞警廳批准，逕行改變警察值勤制度，每一警察值勤一小時，休息六小時，夜十二時後，即完全休息。街市間不設崗位，謂係仿照朝鮮警察辦法，詎實施後，未及一週，發生竊盜二百餘起，時間均在午夜後。至此武藤方覺施行不當，自動撤消。僞哈爾濱警察總隊長佐佐木，以包運煙土，由松花江內船隻運送，與水上警察署發生衝突，竟嗾使隊兵，碰毀水警署，並強迫該署遷往船上辦公。僞哈爾濱警察廳副廳長松澤國治，遂勸阻之。佐佐木不爲動。地方警察，其目的在於維持治安下，壓迫華人

此外尚有國境警察隊，則在防範所謂反滿份子之出入。計一，滿洲里一百二十名，二，綏芬河一百二十名，三，山海關一百二十名，四，營口八十名，五，黑河八十名，六，安東八十名，七，長城五口各三十名。偽國之計劃，擬在三年內，減少警察數目，以少數而辦多數事務，完成朝鮮警察化焉。

## 第八章 兩年來滿洲偽國之商業

偽國之商業自日本侵據東北後，已成獨占之局面。雖有「機會均等」，「門戶開放」口號，標榜於世，但東北四省海關爲日人接收以來，關稅稅則，未有定章。日本貨物，運入偽國者，名雖繳納關稅，實則陰行豁免。英美等國貨物，往往課以高於尋常數倍之稅率。消極方策，抵制其輸入，以是歐美貨物，以成本過高，難與日貨競爭，輸運遂日見其少。英商太古，老晉隆等進口商行，每年在東北貿易總額，恆在四五千萬元以上，兩年來，皆無事可作，一再裁員縮小，暫維持其不生不死局面。美商之石利洛大進口

貨店，爲東北唯一呢絨毛布輸入商行。其哈爾濱總店，竟以營業不振，本年八月倒閉。他若外商進口各種貿易公司，無一不賠虧難以支持，尤以蘇俄受損失最鉅。在九一八事變前，蘇俄五年經濟計劃所有之加工品，及生產品，如煤油，煤炭，木材，棉紗，布疋，呢絨，毛氈，農具，煙草，皆視東北爲傾銷尾閘。自長春以北，殆成俄貨商場。關稅由偽國訂定，日人充任官吏後，對蘇俄貨爲稅率之提高，較歐美貨物更甚。稅率增加猶未爲足，復藉口蘇俄盜去東鐵車輛問題，封鎖滿洲里綏芬河邊境鐵道，斷絕蘇俄偽國間聯絡。因此東鐵蘇俄職工所組之消費合作社，以貨車由俄境運入貨物，到各站兜售，亦不可能。據蘇俄國家貿易局方面調查，祇今歲一月至九月，損失三千餘萬。其數目之鉅，誠足駭人！現在歐美及蘇俄貨物，雖未完全絕跡偽國市場，但各商家售賣者，亦僅屬少數品類。日本猶未仿造成功，如果成功，一登市場，則英美貨即須退讓銷路，日本對付偽國境內之華商，則施用軋榨方法，以稅則之限制，俾各商如流水之自高就窪，除售日貨而外，他國貨物，皆不能售。即售亦無利可獲，中國貨物無論綢緞大布等，徵稅亦

高出貨值百分十數，較限制歐美及蘇俄貨物尤甚。其意第一係排除經濟勢力，第二則爲泯滅東北人士提倡國貨，不忘故國意念。商家售貨，向來營業上保守祕密，今則不能。日本各地之商工會議所，每假藉調查經濟市場爲名派員強閱帳目，故各商店營業狀況及如何推銷方法，悉爲得去。何種貨物，銷行最廣，通知海關，則以關稅限制其輸入，並由大阪，東京各工廠仿製，故目下僞國何爲國貨，何爲日貨，亦無人談，並亦無人能辨識。各地日本商業，如春筍之怒發，紛紛設立，對於華商競爭最劇，一種貨物，華商售一元，則日商售九角，華商關稅太高，每不能作極低之減價，日商則又迴旋自如。目下各地華商營業，咸皆衰落，大商生意清淡，收束不能，唯有致力緊縮，小商則甯願犧牲，作早關歇。吉林，瀋陽，哈爾濱商家，今歲中各倒閉千家以上，祇惟長春，以僞國改爲新京，人口密度增加，商業稍具朝氣，至若外縣市鎮，遭兵燹匪劫之餘，市廛爲墟，人民逃散，商業之凋敝，社會之不景象，殆達於極度，各大都市人口密度雖未見如何減少，願聚居者，多爲兵匪劫餘之市鎮。亂後離民，來覓桃源，此輩競鶩於生計，購買力

自無可言。且亦無致社會繁榮，商業鼎盛能力。其有購買力，而在中產階級上者，悉遠引至於內地。各都市商業江河日下，此殆一因。偽國之商業命脈，既操之日人手，故華商隨時有被扼吮以斃可能。至於偽國金融，自本歲歸併東三省官銀號，東三省銀行，黑龍江官銀號，永衡官銀號，邊業銀行，組織中央銀行後，發行中央銀行鈔票，百元，十元，五元，一元，五角者五種，並於今歲發行二角，一角，一枚之輔幣三種，其價值與津滬洋相等。此類紙幣，輔幣，簡稱爲國幣，日人以武力督促東北人民行使，故人民不敢反抗。偽國幣爲不兌現貨幣，人民雖無力拒用，但均不甚歡迎，各省原有之紙幣，如奉票，奉大洋券，吉林，黑龍江官帖，吉林永衡小洋，安東之現小洋，營口之爐銀，哈埠之哈券，依然流通，偽國屢言統一幣制，然事實上，則殊無力作到。偽中央銀行，表面上已歸併東北四省舊有各行號，唯各行號以各具悠久之歷史，積習難除，名義上似已劃一，辦事上，仍然各自爲政。其在社會上信用，反較前此墮落。今春偽財部爲推行偽幣，嚴令各商家改偽幣爲本位，帳簿上亦必須實行更改。然各商家以困難殊多，均陽奉



陰違，僞國政令不行，亦只好聽之矣。

## 第九章 兩年來滿洲僞國之農業

僞國農村，二年來因軍事乘除，盜賊盪起，十分之八九，燬於砲火，至今猶無恢復之望。本來昔日東北之農村，以人口密度每方里平均不過七八人，以至於十二三人，村落既稀，土地復廣，人口與土地之比較，田多了少。吉林東部，與黑龍江全省，每一戶恆有田四五百畝。其有五六十畝者，猶不能稱爲小康。少數人而墾植多數土地，村落聚居，至多不過四五戶，視內地一村落每有三四百戶，相去豈祇數十倍。故在農村上已不足語建設。九一八事變，日軍藉口討伐匪賊軍興無虛日，師行所至，砲火隨之。日軍去後，義勇軍土匪繼至，更番出入不已。於是民衆咸皆逃散，廬舍爲墟，田園爲蕪。去秋大多數田畝業已播種，因不得耕耘，遂任其荒蕪，今春則竟至無籽種可播。日軍爲便於追擊義勇軍土匪並絕其棲止之處，竟縱火焚燬各村落，所以軍事已過之處，農民欲歸還

鄉村，已無家可歸。去年吉林黑龍江境內農村，牲畜掃數被掠，日兵所過處，強奪民間馬匹，步兵改爲騎兵，雖鷄犬亦無存者。農村破產後，其稍有活動餘力者，則遷入都市避居，其從來一無積蓄者，則挺而走險，過其打家劫舍生活。於是農民日少，而土匪日多。今春僞國雖嘗由民政部令僞中央銀行，貸給各省春耕款項，農民有田十畝，得其村長保證，即可貸款三十元。但層層剝削，農民實在借到者實無幾人。農田之播種，農民殊無自由，須得日關東軍司令部之同意。何爲軍事地帶，何爲剿匪地帶，何爲安全地帶。軍事剿匪兩區域，不准種植大田，及搭造蓆棚。本來地力已盡，不適於連續播種種穀者，竟爲日軍部限制，不得更易。此誠農民無可如何者。今歲日本自朝鮮移來墾民三千餘，令在嫩江，牡丹江，遼河三流域，插種稻田，長春萬寶山稻田公司，已正式開辦。經營此項稻田之公司，皆係日本私人，指定稻田區域後，而強迫當地僞國官府，派員沒收民有土地，安插標誌，據爲已有。每田一畝，雖云付價，但遷延數月，所發付者，不及原價什一。農民在重壓之下，何敢反抗，唯任日人豪奪強佔。日本擬於明年施行限制

大地主辦法，所有遼吉黑熱各大地主，有田在二千畝以上者，除留給其最高限度五百畝外，其餘由官府備價購買，設官地畝處經營，再租給日朝人民或耕或墾。設此事實現後，則僞國農民地位漸爲削小，日韓農民，將取而代之。農村既然動搖，則僞國人亦將失去衣食父母之源，馴至亦如朝鮮人，逐漸被擠出國外矣。日本之武裝移民計劃，自去年九月實行，以在鄉軍人編成，仿屯田方法，雖在墾植，仍不失却武裝監臨之意義。第一次到僞國者爲五百名，悉赴吉林松花江下游佳木斯，佔民田數千畝爲農作場。每一人，墾田三十畝，力作可多者，仍可增五畝至十畝。移民之編制，一如正式軍隊，五百人合爲一總隊。一總隊爲三中隊，每中隊爲三小隊。遇有義勇軍土匪出現於附近時，此項移民卽協助正式軍隊，作有效活動。故其性質實同於正式駐屯之警備隊。今歲第二三批移民，每批各六百名，第二批開往呼海鐵路沿線，在綏化，海倫間墾植。第三批開往松花江下游富錦墾植，雖成績皆無，但因有此輩侵佔農村後，附近地帶之農民，耕不能安，居不能靜，咸棄其田園他往。日本拓務省之計劃，來年盛行大批移民，將在吉林穆稜，

東甯，農安，磐石，驛甸，敦化六縣，及黑龍江，綏濱，湯源，通河，巴彥，望奎，青岡，鐵驪，呼蘭八縣，各闢大農場，一次移民七千至一萬，朝鮮人三千至五千，栽種水稻。拓務省自謂，倘此項計劃成功，則每年可產米至少在三十萬至五十萬石，於日本民食上，有甚大利益。拓務省復擬於來年，起始建設黑龍江，吉林沿邊各農村，按照前清舊制，移民實邊辦法，由日本在鄉軍人中選拔數千，使武裝至吉黑邊境建設農村。一爲開發荒原，一爲實邊防俄。農村之距離與蘇俄方面相同，俾使遙相對峙，藉以監視。其建設農村費用，則由日本拓務省以貸款名義，借款與僞國，形勢上，爲僞國之施策，免却蘇俄之注意焉。

## 第十章 兩年來滿洲僞國之教育

僞國之教育，屬於文教部掌理。文教部雖有部名，但無其實。部長由僞國務總理鄭孝胥兼充。部內一切由日人司長處理。全僞國教育方針，不出於僞文教部，而來自日本

文部省。所有關係政令，日本之文部省，直接令飭偽國文教部日人司長施行之。在九一八事變前，東北教育，雖未臻善境，願頗有蓬勃朝氣。迨日軍佔據東北四省，對於各地學府，摧毀唯恐其不盡。軍隊所至之處，先覓學校，擇其優良者而佔據之，迨其去也，雖不至棟折樑崩，但亦必空無一物。全偽國現有學校，大學三處，一爲中東路中俄合辦之工業大學，一爲哈爾濱法政大學，一爲吉林大學。專門學校三處，一爲哈爾濱醫學專門，一爲哈爾濱職業學校，一爲瀋陽高工學校。中等學校，共一百三十餘處，小學校一千七百餘處。此較事變以前，幾減至五分三。尤以各農村小學，殆完全毀滅。目今日本之教育方針，在使已有之學校，失其造就人材機能，未來之教育計劃，根本絕望。所有各中等學校，逐漸使其停辦。偽國人民，具普通常識者，日見減少，小學校則自基礎改建，俾成爲日本教育化。國民教育階段完畢，人人已自儕於日人之列。執行此等計劃，則由於各教育機關負責日人。各教育機關至少有三四日人服務其中，或充科長，或充諮議顧問，一切政令，皆須此輩簽署，方獲生效。卽職教員之更易，亦須此輩同意。各學校課

本，自去年以來，即改用偽國自編製者。各省教育廳，設有編纂委員會，以日本科長顧問爲中堅，編輯各種教科書。凡與中國有關係，而涉及足以鼓勵愛國思想者，皆不得編入。即小學自然，與中等學校之史地，亦剔出與中國有關部份，單獨就偽國內者取材。各學校以日語爲必修科，中等學校每週授十二小時，小學校初級由第三年起，每週授三小時，高級每週六小時，聘日本妙齡女子教授。此輩對於兒童，特別溫煦，誘致一般天真未鑿小兒，只覺日人可親。各地教育行政機關日本主要員司，壓迫偽方各學校教職員，無所不用其極。在去年則由日本憲兵隊，特務機關，調查各學校教職員思想行動，今歲則改由各學校校長負責。教員有不忠實於偽國者，則由校長報告於日本科長顧問，或日本憲兵隊，則捕去處分。同時教員彼此間亦須互負責任，有一發生反滿反日行爲，及灌輸學生此類思想者，其餘無論任何人，皆負有告密責任，否則發覺後，以從犯或同謀處辦。因是各校職教員兢兢自保，不敢稍有特殊工作。雖如是，各校之經費，亦不肯按時發放，任意積壓，或移作別用。故令職教員枵腹從公，俾其久而不耐，自動求去。所

以欠薪有至十餘月，而分文不支給者本年九月。哈埠曾有一小學教員，索薪不得，囊無一文，斷食三日，每日祇領泔水一碗，適於第三日復得有家書，謂妻病甚劇，藥石需錢，須速匯寄療治，其人在絕糧期間，得此凶耗，急火上攻，一病不起，未逾二日即死去。各職教員類如此種情形者極多。既不敢向日人索薪，又不敢聚商辦法，窘迫殆已萬狀。日本之計劃預定二年內逐漸減少偽國學校數目，大學不許辦理。其原有者，歸併或裁撤。偽國人欲受得深教育者，可赴日本。高中同級之專門學校，許辦三處，唯限於職業及醫學，機器，電汽等科學學校，不得興辦。中等學校減少為三十五處，此三十五處，內有女子中學十處，計為遼甯省者男中學七處，女中學四處，吉林省者男中學七處，女中學三處，黑龍江省男中學六處，女中學二處，熱河省男中學五處，女中學一處，此三十五處中等學校，特許遼吉兩省辦高中師範科三處，餘則悉屬初中。小學則許辦一千二百處，內農村小學四百處。學生課外團體生活，絕對禁止，教育宗旨，須為更進一步之王道主義研究。今歲偽文教部，對此已在計劃中。來年即見諸實行。偽國各學校，農村小

學，多毀於砲火，至今猶未恢復。都市中等以上學校，因被日軍摧殘，蠶舍失其規模。圖書儀器咸蕩然無存。東北大學祇餘校舍未毀，頃猶爲偽國靖安軍佔據。同澤學校，亦爲日本憲兵佔據。哈埠區立一二三中學，除第三中學爲日軍佔據設野戰後防病院外，一二兩中學，均經日軍長期駐屯，雖一桌一椅亦未剩下，樓房地板，猶多半爲劈碎，用作燃料，至今兩校校舍一部，仍爲日軍佔用。學生下課之時，日兵則於庭院中叫囂擾亂。日軍果無駐屯地乎？駐屯學校果無燃料乎？蓋皆非也。實則欲達成其摧殘目的耳。

## 第十一章 東三省熱河早爲我國領土之歷史根據

滿洲偽國之建立，匆匆光陰，迄今已二載有餘矣。其所謂之建國歷史根據，荒謬絕倫，不值一駁。夫東三省熱河之爲我國領土，史籍早有翔實之記載。熱河在戰國時，已爲燕之領地，遼甯在堯舜時，已入我國版圖。茲就大清一統志，通鑑輯覽，清朝全史及盛京通志，吉林通志，聖武記等書所載，略爲說明如後：



# 一、大清一統志之記載

## —附盛京通志吉林通志—

甲、熱河省 熱河省治承德，清代名承德府，屬直隸省。（即今河北省）大清一統志云：『承德府在京師東北四百二十里（中略）古爲山戎東胡地，戰國時屬燕，秦爲漁陽右北平遼西地。（中略）明初屬北平府，尋改北平行都司。（中略）康熙四十二年肇建避暑山莊於熱河，爲每歲巡幸駐蹕之所。雍正元年設熱河廳，十一年改設承德州，四十年改設承德府，屬直隸省。』

乙、遼甯省 卽清代之奉天，又名盛京。大清一統志云：『盛京在堯時爲青州之域，舜分爲營州；兩漢時屬遼東郡；唐時屬安東都護；遼金二代始建東京於遼陽，置瀋州昭德軍於此；元爲瀋陽路；明置瀋陽衛。（中略）天命十年，以瀋陽爲形勝之地，王氣所鍾，遂定都焉。（中略）世祖章皇帝統一寰宇，定鼎京師，尊盛京爲留都。』又云：

『與京之地，東傍邊牆，西接奉天，南界鳳凰城，北抵開原。（中略）漢始置元菟郡；後漢及晉因之；南北朝至隋入於高句麗；唐始置燕州，屬安東都護；遼金時屬瀋州；明初置建州衛。（中略）太祖高皇帝削平諸部以興京爲都城。』

又按盛京通志云：『盛京禹貢冀青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遼河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遼河以東之地。商周爲肅慎氏地。箕子避地朝鮮，武王卽其地封之，遂爲朝鮮界。戰國則遼河左屬燕。秦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漢初因之；武帝拓朝鮮地，置樂浪元菟真番臨屯四郡。（中略）遼以今開原西北邊外臨潢爲上京，今廣甯西北邊外爲中京，今遼陽爲東京。又東界混同江爲賓州、甯江、長春等州之地。金以混同江以東爲上京，江以西爲咸平路，遼之東京不改而易中京爲北京。（中略）元初存東京，尋改爲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中略）明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八年，改遼東都指揮使司領衛。十年，革所屬州縣，置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復置安樂自在二州，隸山東道。（下略）』

丙、吉林省 大清一統志略云：『古肅慎國地，漢晉爲挹婁國地；後漢謂之勿吉；唐貞觀二年置燕州，後改黑水府龍泉府，遼置邊州、甯江州，其東北爲女直都部。後建國號曰金。置上京會甯府。元爲開元路之北境並置海蘭府。明初設都司，領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又云：『長白山在吉林城東稍南六百里。古名不咸山，亦名白山。不咸之名始見於山海經。晉書肅慎氏在不咸山。』又云：『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後將天女所生之男迎歸，三姓者議推爲國主，遂居長白山東鄭多哩城。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

按吉林通志云：『虞爲思慎，夏至周爲蕭慎，亦曰稷慎。西漢爲元菟郡地。東漢及魏爲夫餘挹婁沃沮及高句麗北境。（中略）明初爲努兒干都司地。領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

丁、黑龍江省 大清一統志略云：『古肅慎氏地。漢晉爲挹婁國。唐開元中以其地爲黑水洲，尋又置黑水府。金時爲蒲與路及肇州之北境。元隸開元路。明初設都司領之

。國初有索倫達呼哩二部，居額爾古訥河及精奇哩江之地，並歸服於太宗文皇帝。繼因羅刹——原注即俄羅斯人——築城雅克薩地，侵援索倫達呼哩。崇德四年，移駐嫩江。康熙二十二年，於黑龍江築城鎮守。」

## 一一、通鑑輯覽之記載

### ——附聖武記——

通鑑輯覽爲前清官書，明鑑中所記明清交涉，均係清室一方面之詞。茲摘錄如左：

『初長白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浴於池，有神鵲啣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爲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以小舫乘之，令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構兵，或汲於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迎昇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主。」』

以女伯哩妻之，奉爲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布庫哩雍順居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洲。

『太祖年二十五歲，思復祖父讎。——祖景祖父顯祖均爲圖倫城之尼堪外蘭搆明將所殺——起兵征尼堪外蘭，遂克其城而歸。旣而復進征嘉班城，尼堪外蘭乃逃於鄂勒歡，築城而居。

『十九年，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二十九年，復以李成梁鎮遼東，時年七十六矣。

『三十六年，李成梁罷。成梁始鎮遼東，師出必捷，威鎮絕域。已而位望益隆，貴極而驕，爲言官論劾。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年九十。

『我——清人自稱——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侵，大破其衆。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太祖旣削平諸國，德威遐播；又製國書，定旗制，規模宏

遠，帝業已成。於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正月壬申朔尊太祖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爲天命元年。

『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撫順。』

『七月，大清兵克清河堡。』

『四十七年三月，楊鎬率師出塞，敗績。（戰地在界藩城、——原注與京西北——三岔口、——原注今奉天海城縣西——深河——原注寬甸東北。）』

『六月，以熊廷弼經略遼東。廷弼未出京，我大清兵已克開原；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

『光宗泰昌元年——即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十月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略遼東。應泰歷官，精敏強毅，用兵非所長。廷弼在邊，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

『熹宗天啓元年二月，我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等死之。』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前遼。

『五年三月，我大清建都瀋陽。先是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藩，營建官室。尋自界藩遷於薩爾濟。遼陽既克，乃於城東五里築城，備官闕之制，建爲東京。至是以瀋陽形勢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爲盛京。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代之。第素膽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原注謂錦州——右——原注廣甯右衛故屯也——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不聽，乃撤錦州等處守具入關。

『六年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代爲經略，袁崇煥巡撫遼東。先是大清兵圍甯遠，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發西洋巨礮，圍始解。

『九月，我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爲天聰元年。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崇禎元年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二年十一月，我大清兵下遵化，越薊州而西，遂薄京城。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我大清設問，令所獲宦官知之。其人奔告於帝，帝遂信之不疑。召見崇煥，縛付詔獄。

『三年五月，我大清兵東歸。

『七月，磔前督師袁崇煥，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

『六年七月，我大清兵取旅順，總兵官黃龍死之。

『七年七月，我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自宣府略大同，攻下城堡無數。我大清兵下萬全左堡，始班師。

『九年四月，我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七月，大清兵入喜峯口，連下畿內州縣。八月，我大清兵東歸。

『十年二月，我大清兵下朝鮮。



『十一年九月，我大清兵入塞，由盧溝橋趨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又自德州渡河，下山東州縣十有六。

『十二月，大清兵分三路深入，督師侍郎盧象昇敗於鉅鹿，死之。

『十四年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十五年二月，我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十一月，我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崇禎十七年，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縊於煤山。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預不進。自成執其父襄，合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於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越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我大清，求共討賊，統兵睿親王得三桂書，疾馳迎擊，敗賊將於一片石。三桂開關

出迎，我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爲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戰良久，賊衆大潰，自成奔永平。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焚宮殿城樓，挾太子二王西走。〔按清史列傳——中華書局印行係根據清代國史館原稿輯成——和碩睿新王多爾袞傳及逆臣傳中吳三桂傳，敘述此事尤詳。〕

『五月，大軍定京師。』

按聖武記云：『盛京稍東之興京，則肇、興、景、顯、四祖及太祖發祥之地。舊名黑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甯古塔千二百里。我朝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於茲，卽明代之建州右衛也。我太祖高皇帝生明嘉靖三十年，溯之肇祖當在明正統景泰之際，由肇祖而上至長白發祥之始祖，當在遼金末造矣。是時諸國分裂，滿洲國之部五：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之部二：曰訥殷，曰鴨綠。東海國之部三：曰渥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扈倫國之部四：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天聰八年，太宗諭征黑龍江諸將曰：

「茲地人民語言騎射，與我同，撫而有之，卽皆可爲我用。攻略時宜告以爾我先世本皆一國之人，載籍甚明，毋甘自外。」至黑龍江等部，則天命以前，未嘗征；征之自太宗天聰九年始。甯古塔西行百里曰沙嶺，有金時上京故城。城東三里覺羅村，卽本朝發祥之所。」

### 三、清朝全史之記載

清朝全史爲日人稱稻葉君山著。中華書局有但叢等譯本。梁任公極稱此書。蓋著者於我國朝野載乘之外，參考西洋及日本朝鮮著述不少也。茲將其中特別有關此問題者摘錄於左：

「明太祖經略之情形，略可推知者，先封燕王於北京；又封韓王於開原；更封遼王於廣甯。」

「永樂元年明太宗遣行人邢樞於黑龍江流域，撫視江南北各地方，更招致今樺太之

居民。黑龍江一帶地方，當時名曰奴兒干。從遼東至奴兒干之滿涇站，置驛站四十餘所。永樂七年，設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口。此時明人所行之道，由開原繞松花江上源，出於今延邊以東地方。明人足跡，洵遍於滿洲之山川矣。

『女真有三種：居海西等處者爲海西女真；居建洲毛鄰等處者爲建洲女真，各衛所外，尙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賜敕，一如三衛之制。其極東之野人女真，去中國甚遠，不常朝貢。海西建州則歲一遣人朝貢焉。』

『清朝之姓氏稱愛新覺羅。愛新爲滿洲語金之意，覺羅爲族之意。八旗氏族通譜不列愛新覺羅，甚可怪也。明人呼清太祖姓氏曰佟奴兒哈赤。由於太祖之自稱。檢明神宗實錄，萬曆十七年九月辛未之條，以建州夷酋佟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此由太祖之表文知之。』

『乾隆帝及當時史官譯言自己之祖宗，先服屬於明，乃捏造自建國號之說。其用滿洲二字，始於編崇德朝實錄之日，以前遺錄及文書實無此說。彼等欲滅絕乾隆以前諸帝

記之真相，故創爲此說。又彼之祖先，明稱爲建國衛之屬人。及太祖自立，稱曰金國，又曰後金之汗。至創建清國，以太祖等稱滿住二字代之。滿住者，佛名文殊之對音也。

『太祖世系，清之記錄不詳其祖父及父之門地。明人記錄謂彼之祖父曾爲都指揮，領勅書二十道。清之記錄又不詳太祖之母系。』

『太祖幼時，十歲喪母，十九歲與諸弟共離父，因繼母寡恩，分產獨薄，親上山採人參松子之類，持往撫順市賣之。』

『彼以十八年——萬曆——四月入貢於北京，此爲第一次朝貢，其爲都督之陞任謝恩可知。時年三十二。二十九年因管束女真人之功，敕龍虎將軍，彼又爲第二次之朝貢。三十六年九月爲第三次之朝貢。』

『太祖雖以卑辭求明之同情而得都督僉事之璽書，以統率女真；然一面則由平和貿易而增進其國力。當時明宰相葉向高上疏曰：「竊念今日邊疆之事，惟以建州夷最爲可患。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日九邊空虛，惟遼左爲最甚。李化龍謂臣曰：此酋一動，勢』

必不支。遼陽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

『此戰稱薩爾滸山之役，與太宗朝松山之役並稱。明清二國之興敗，其關係實在此也。是歲六月、取開原。七月、屠鉄嶺。』

『天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太祖進下遼西諸城，遂越甯遠五里橫截山海關大路駐營。勸袁崇煥降，不從。二十四日，太祖之兵攻城之西南隅，被火礮擊退。乃鑿城根以攻之，又不成。朝鮮使者在城中，就所親見者記其事曰：「（上略）奴兒哈赤先已負重陽，及是供禮物及名馬回謝而約再戰之期，因滿恚而斃」，

「當彼受明室羈縻之時，冒稱佟姓，專以調和明人之思想。及一旦交戰，乃以金國爲標榜。太宗既併內蒙古，服朝鮮，於北滿各地招撫部族，亦幾無遺策。而當面之對手惟一明國。天聰五年，彼寄明將祖大壽書曰：「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爲鑑，亦無一言復我。然爾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孫。」彼以漢種人與金積有惡感，襲其國號，實非利益；且覺以金或後金爲國號，重襲前代稱號，不免淺識之誚，此國號所以改

## 稱大清也」

就以上所摘錄，可得下之結論：

一、遼甯南部在堯舜時（公曆紀元前二千二三十年）已在我版圖之內。熱河在戰國時已爲燕國領土，（公曆紀元前二三百年）秦漢繼之，列爲郡縣。

二、明代（公曆十五世紀）統一中國，東三省悉在我疆域之內。不過原有之小部落聽其存在，如今之川桂黔滇之士司；然軍事上交通上之設置，固已遍東三省全部而達黑龍江口矣。

三、清太祖上世之歷史，無確切之記載。然其崛起於長白山麓之一小酋長，固無疑義。自太祖起事至入關，互四五十年，其間吞併附近部落，不過以明之都督僉事舉兵叛明，實猶安祿山以唐節度使叛唐而已。以後，天啓元年，始取瀋陽；五年，方建都焉。又閱二十年，以吳三桂之納款，遂入關而定都北京。亦不過完成其叛明篡位之工作而已。彼時關內固爲明土，關外何莫非明土。其加東三省以滿洲之稱。一若曾有滿洲國之存

在者。實係滿清之誇張爲幻。

四、嚴格論之，真正滿清故土，只有甯古塔四之覺羅村。此固所謂真正「本朝發祥」之地也。讓一步言之，亦只長白山附近爲清朝發祥之地。其他固均奪之明室者也。

## 結 語

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半壁河山，淪亡於一旦，國人遙望白山黑水，正疾首痛心，無時不圖謀所以恢復失地。乃溥儀鄭孝胥熙洽趙欣伯袁金凱張景惠等國奸一羣，竟甘爲虎作倀，在日本卵翼之下，進行其滿洲僞國之建立，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吾人遙望東北，真爲之髮指眦裂！

所謂「滿洲僞國」者，根本未具備建國之條件，特一幕滑稽醜劇之扮演。謂其爲「國」，則吾人翻遍古今中外歷史之記載，絕未見任何國家之建立，有若是其輕易若是其滑稽者。故吾人但當認爲「國奸一羣」，而不當稱爲「國」，蓋所謂「國」者，特日本用以



籠絡溥儀等一羣之紙上名詞耳。

古之立國，輒曰「天子人歸」。今溥儀等於其腦海中所幻夢之國家，究認爲天子乎？抑人歸乎？如曰天子，則溥儀以滿清帝室僅而獲免之餘孽，決不爲皇天所眷顧。如曰人歸，則白山黑水之間，義軍正漫山盈野，人民都自動揭竿而起，力謀恢復失地，彼喪心病狂之國奸，斷非人民所能容恕。然則彼溥儀等究何所依乎？彼所謂「滿洲國」者，又究何由而存在乎？以日本之強權爲靠山，日滿可以共存共榮，是直爲癡人說夢。吾人不言趙孟能貴，趙孟能賤，而日帝國主義者數十年來所垂涎之滿蒙，果能任其長在溥儀等國奸統治之下，與日本共存共榮乎？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變之爆發與偽滿洲國之造成，皆以日本帝國爲其主角，溥儀鄭孝胥等一羣國奸之甘心認敵作父，合演出一不倫不類絕無僅有之醜劇，以推飾其侵略之暴行，以蒙蔽世人之耳目，蓋已昭然若揭。所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彼暴日之野心，亦爲世人所共見。近日以來，日僞軍且進一步

襲擾察東，窺我華北，今後國步之維艱，尤當逾於往昔。詩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國難如斯，所望全國人士，此後應有深切之覺悟與決心，羣相砥勵，十年如一日，則黑水白山之光復，不難計時而待也。否則，華北危機，不旋踵而至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215 2878B

409319